

武俠長篇小說 第一集 白羽著

牧野雄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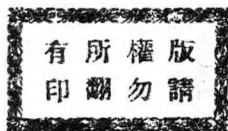
集續英雄爭林武



武俠長
小說篇

牧野雄風

第一集



著者

白

羽

北京琉璃廠
京華出版社

總發行

北京琉璃廠
京書店

代售處
各埠大書局

支店：天津法租界三十號
路效康里三十六號
石門 朝陽街一一三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出版

武俠長篇小說
牧野雄風

白羽刊著

第一集 目次

第一章 飛豹亡命逢怪叟

第二章 人魔詭笑戲惡奴

第三章 雪中入深山訪仇

第四章 少年客洞崖搜奇

第五章 蕭蠻威脅女羅刹

牧野雄風

卷一

白羽作

緣起

飛豹子袁振武，和名鏢師十二金錢俞劍平，當年青時，在魯東太極丁朝威門下，同堂習藝，成爲太極丁門下兩大高足。俞劍平性情堅韌，袁振武性情剛強，同門小師弟全都畏懼袁師兄，勝過老師。師傅太極丁因此看錯了袁振武的性格，以爲他偏強傲慢，不足承學，太極丁有九個弟子，大弟子姜振齊，早因過犯，逐出門牆。袁振武是二弟子代師授藝，已歷數年，同門諸友全把他看成大師兄，他也以此自居。不想臨到這一年，丁朝威封劍閉門，廣邀武林觀禮，竟當場越俎傳宗，贈劍賜譜，把本門衣鉢傳給了三弟子俞劍平。

俞劍平惶恐不敢接受，羣徒也駭然相顧。可是太極丁的說話，一向斬釘截鐵，不許違拗。袁振武見這情形，勢在必行，竟引羣弟子，拜見俞大師兄。衆人見他揚揚如平時，有替他抱不平者，有讚歎他有容讓者，有好言安慰他者，他都很謙虛的答對了，而不知他心中怨憤已極。復數月，他竟以母病，告假回籍。臨別贈筵，袁振武痛飲大醉，向師門告歉，微吐不平，太極丁傲然不顧道：「但願你能發憤自強！」太極丁的愛女丁雲秀，既當場勸慰袁師兄；席散後又暗告其父：「袁師兄此行，恐不再來了罷？」太極丁道：「他爲甚麼不再來？」丁雲秀說：「袁師兄心中不悅，我只怕他將來與俞師兄存下芥蒂。」太極丁怫然笑道：「我既一秉大公，選拔了俞振綱，他若不能替我遮風擋雨，我也就不用着教他持掌門戶了。袁振武不痛快，就教他不痛快去。但願他有志氣，把那梟強的脾氣改一改，也算我成全了他。」太極丁的脾氣也是越老越剛的，可是他暗中也有打算，他並不怕袁俞結仇。

袁振武果然一去不再歸來，他更改名姓，漫遊江湖，抱定決心，要別訪絕藝，師傅

既說他性格剛愎，不能成事，他爲了這句話，他做出一個樣子來，教師們看看。於是，袁振武不辭勞苦，跋涉風塵，各處探訪名師。後來他遇見鷹爪王，正陷在獄中，袁振武傾囊相助，供膳供酒。賄買獄卒，與王相見，願出死力營救，鷹爪王起而猜疑袁振武無因而來，最後吐露肺腑，鷹爪王乃煩袁振武遠道送信求救，由豫北直奔到漢陽。鷹爪王之妻魯氏三姊弟，此刻已先得信，可是未詳實情。袁振武細說鷹爪王的近況，尤其是一「未受重刑，手脚能動」的話，魯氏三姊弟打聽得十分仔細。鷹爪王之妻還有疑慮，鷹爪王的妻姊魯大姑是個老嫗，却很喜愛袁振武的勇決，和見事機警，又有紅衣女俠高紅錦在旁垂青幫話，這才由魯三姑（鷹爪王之妻）潛修密札，把袁振武轉荐到師弟劉四師傅處，暫爲假館習藝，容得鷹爪王出獄，再親自傳技。袁振武不了解他們的佈置，堅欲隨魯氏姊弟，一同北上救師。魯三姑峻拒不允，魯大姑又撫肩勸道：「你是好人家兒女，不要跟我們胡參預。你的苦心我已明白，我準教你拜得成老師，學得著絕技就是。」女俠高紅錦亦笑喚：「師弟，我們暫別，半年後我們再見面，到那時候，管保教你見着鷹爪

王。」袁振武無奈。持書而行，走了十幾天，半途忽聽傳言，大盜鷹爪王戕官越獄，有三個女人，裏應外合，而且放了一把火，殺了好幾個牢卒，現在海捕文書已下。袁振武至此大駭，自己本是富室子，爲護產才習武，爲爭一口悶氣，才出來續訪名師。至於作奸犯科，心上實在不肯。

但是環境逼迫人，袁振武不久終於重遇上鷹爪王，獲得王門絕技；鷹爪王又把他轉荐到一位點穴名家門下，又學會了接暗器的「聽風接箭法」。而故鄉忽於此時禍起，他的胞兄被土豪糾衆毆傷要害，吐血而死，袁振武驟聞慘變，怒火滿腔，竟變裝還鄉，殺家復仇，然後逃罪出關，開始了流浪生涯，經過許多的遇合。他的武技一天比一天精，他的事業一天比一天下降！

當此時，塞外有大牧場，場主快馬韓，名韓天池號韓邊圍，上與官府通聲氣，下與草莽廣結納，身擁兩座牧場，一座炭窯，手下養著許多馬師，牧師，聲勢闊大，誠爲一方之豪。每逢他販馬到關內外各地，沿途豪客無不推情借道，護送放行。如此多年，未

生事故。忽有一天，遣副手押良馬一羣，赴盛京販賣，行經烟筒山，竟中途失盜，風不鳴，草不動，無端失了良駒九匹，內有一匹名馬，乃是送人的禮物。韓天池大悲，率衆策馬，親往查勘。牧場內留守之事，交給了他的副手魏天佑，家中之事交給了愛女韓昭第。無論場中家中，櫃上竈上，遇事都由這愛女與魏天佑商辦，魏天佑是快馬韓的盟弟。

韓天池剛剛走了兩天，袁振武改名袁承烈，別號袁嘯風，偏偏一個人前來投効。持木棒，棒內灌鉛，負行囊，囊有塗漆銀盞，翩然登門，說是久慕快馬韓的英名，自己游踪已倦，要擇主托庇，苟延歲月。魏天佑等大疑，因設法盤詰其人，又潛派人搜檢其行囊。這不速之客怫然不悅，就要告退。自說：「我聽說快馬韓是今日的孟嘗君，來者不拒，量材給事，我才遠道來投。不想道路傳聞，和實事不同，我連韓當家的面還沒見著。諸位請坐，小弟暫且告退，改日再來。」

袁振武越要走，魏天佑挽留越堅，說：「我們場主現到第二場去了，已經派人去請

，少刻就到。足下遠道而來，必想本場規模很大，其實不過我們幾人在此窮湊。足下既然肯光顧，想必認識敝場中的誰吧？」袁振武心想他的這是要對證，便笑說：「貴場趙庭桂師傅，和在下同鄉，請你費心把他請來。我們可以談談，您就放心了。」

偏偏趙庭桂已經押馬赴瀋，不在場內，魏天佑和韓昭第密商：「此人無端而來，我們不能放走他。」魏天佑遂對袁振武說：「請袁爺到飯廳吧，咱們先吃飯。」袁振武笑道：「還是先請趙師傅見見面，我吃著也痛快。」魏天佑和韓昭第以目示意，也笑說：「趙師傅就在飯廳恭候著閣下哩。」袁振武慨然起身，來到飯廳，飯廳已有數十位馬師在座。袁振武登時明白，魏天佑是考較自己的眼力，便往各桌一巡，並無趙庭桂在內，魏天佑故露訝容道：「這不是趙師傅麼？趙師傅，有人找你。」應聲從東隅站起一人，道：「誰找我。」此人是個矮子，灤河口音，袁振武却是樂亭人，相差無幾。袁振武看了一眼，對魏天佑說：「在下眼力很拙，這一位我却不能認，我找的是敝同鄉趙庭桂，是個高個兒，瘦子。」魏天佑大笑道：「那麼是錯了，趙庭桂呢？」旁有一人道：「趙庭桂從早晨就

上炭竈去了。「魏天佑；「快去請他去。我們先吃飯」親自遜座，給袁振武斟酒。袁振武滿不介意，酒來就飲，菜來就吃，一面吃，一面談，魏天佑還是反覆繞著灣子試探。飯罷天已不早，魏天佑堅留下榻，袁振武更不推辭，遂在客館歇下，魏天佑撥人相陪，暗加監防。

當晚在櫃上議論這不速之客，韓昭第說：「也許是真投効的，我們若慢待了他，傳出去不好聽。」司賑說：「姑且留他住幾天，細細看看他。」魏天佑點頭道好，過了一會韓昭第回宅。一恍到二更以後，忽然狂風大作，陰雲四合，一陣驚雷，暴雨驟降。魏天佑惟恐久雨不休，山洪大降，又慮霹靂驚了馬羣，忙起來巡視，韓昭第姑娘已然回宅，也忙起床，穿雨衣，騎快馬折奔牧場，宅子離牧場不過半里多地，但是狂風暴雨，大地昏暗，她一點也不怕，携火槍，弓箭，帶一馬夫，如飛趕到牧場，與魏天佑合力防雨，直到三更後，方在她父的寢舍內宿下，渾身濕透，雖有雨衣，也遮不住大雨淋漓。

韓昭第姑娘換穿上她父的衣衫，把自己的衣服晾在椅子上，這才就枕。忽然聽見場

中警哨狂吹，人喧馬叫，連忙起來。先到魏天佑的寢舍一看，魏早已出去。直尋到牧場北隅，連遇馬師，方知大雨之中，又丟了六匹馬，而且全是好馬，衆馬師提羊角燈驗看雨路，發見木柵數處已拔下來，又浮按上。這是又被盜，已無可疑；可是地上蹄迹竟奇怪的很，只有歸踪，沒有去迹。

韓昭第大驚，忙隨魏天佑去驗看客館，那位不速之客袁承烈竟也失蹤。只有他的小包袱還在，打開驗查，銀物俱在，衆武師人人惶惑大譁，斷定不速客必是盜馬賊的底綫。魏天佑尤其愧疚，多方防範，仍不免墜著眼上當，立刻披雨衣，帶兵刃火槍，率幾十個武師馬師，揣測迷路，分兩路急追下去。堅囑韓昭第姑娘留守。大雨已住，荒原草濕，魏天佑曲折投奔西北方。

魏天佑竟一去沒了影，韓昭第久候無信息，心中焦灼，也要出勘馬跡，司賬苦勸不聽，韓昭第姑娘自恃騎術很精，火槍和彈弓又打得準，到底踏著魏天佑的行跡，也追奔西北。草原濕跡，略辨馬蹄痕，韓昭第姑娘直撞到商家堡，天已黃昏，突然發見商家堡

的大盜姚方清，已將魏天佑等九人生擒，正在安排馬匹，要用口外相傳已久的酷刑，「五馬分屍法」，把魏天佑置於死地，魏天佑被縛罵不絕口。韓昭第父女和姚方清本相識的，今日睹危狀，忙摘彈弓，先救一步，把火把打滅。姚方清大聲喊問：「誰來擾局？」韓昭第正要現身，忽於丈餘外，有一人影低喝道：「姑娘且慢！」這條人影箭似的越柵欄而過，一伏身，把捆魏天佑的繩索剪斷，隨即一正身，投刀在地，面對姚方清叫道：「姚寨主，暫請息怒，聽我一言。」姚方清愕然注目，這人正是那個不速客袁振武，袁振武竟救了魏天佑。黑影中柵欄又一響，韓昭第到底也湧身而至，直趨到姚方清面前，先請一安，後叫一聲：「姚叔父，姪女我來了！這是怎麼回事？」

三方對面，敬問悞會；方知牧場二當家魏天佑率騎追賊，步尋蹄迹，遇見商家堡的馬群，竟悞犯盜卡。雙言語失和，和商家堡的四當家起了衝突，雙方答話是在副審廣庭上，四寨主挺花槍猛刺馬師，魏天佑揮刀拒戰，連鬥數十合，刀鋒橫掃，竟將四寨主的四個手指頭削掉。因此大寨主怒極，敲動梆子，招集弓手，揚言要用亂箭射死這九個馬

師。魏天佑等九人見事迫危殆，不能退逃，一逃則亂箭集身，乃吶喚一聲，反而往賊寨猛撲。却不料這一來正中賊計，一聲呼嘯，掣動翻板，九個馬師只逃走兩人。

到了這時候，不速客袁振武突然出現，他既在當夜窺見真的盜馬賊。一路追下來，已發見盜馬賊的本意，不是爲財，純爲復仇。他們用人腳踏著馬蹄鐵，盜得良駒，故意貼著商家堡的地界逃走，藉此安下嫁禍於人的心。袁振武不曉得這些內幕，只不過一路跟蹤，既巧獲賊踪，又聽得半懂不懂的賊人密謀，他就急忙往回走，有意炫才，要給牧場一個信。這一來，偏偏遇見策馬急追的魏天佑，遠遠望見商家堡的馬羣，認做形跡可疑，要趕上前一問，結果身入重地，引起紛爭，姚方清既誘擒衆馬師，本與快馬韓相識，苦不得下台。馬師罵不絕口，姚方清這才一怒，要盡殺九人。

當下，袁振武炫技示武，遜辭求和。韓昭第姑娘又以晚輩之禮，當面求情，一口一個「姚叔父」，又說：「我父親沒在家，他們不懂事，您無論如何，也得賞一個面，我這裏給您陪禮啦。」於是請一個安，又請一個安。

商家堡大寨主姚方寔竟被窘住。男人不能跟女人鬥，長輩不能跟晚輩鬥，姚方清搔頭無言可答。昭第姑娘又陪笑向前挪了一步道：「大叔，我跟你討臉，把他們放了吧。他們得罪您，我父女給您陪罪。」姚方清面含不悅，指問袁承烈道：「這一位又是何人？」昭第道：「這位袁壯士麼，人家是新朋友，聽見我們這事，很替我們著急，人家本是勸架來的。大叔，您放我們走吧，您不說句話，姪女可不敢偷著溜走。您真格的不看家父一個老面子麼？」姚方清尋思良久，終把衆人釋放，可是到底放下話：「大姑娘既然這麼說，我們四弟的手指頭就算白丟了，你們走吧。……：可有一節，咱們五天爲期，你父親不是沒在家麼，留這五天空，務必請袁壯士和大姑娘把韓大哥請來，我們老哥倆還要講講。」

韓昭第還在情懇，袁承烈看出風色，竟一口代爲答應下，「五天之後，一定有人來登門陪罪。」言外也許是快馬韓親到，也許是別人替他來。姚方清這才傳令，開放卡子，把衆馬師直送出界外，叮嚀後會，一揖而別。

歸後，魏天佑抱慚無地，場主不在家，不幸二次失馬，又勾起一場麻煩，魏天佑直似走了真魂，十分懊喪。韓昭第再三勸慰，先設小筵，向袁承烈道勞賀功。忙派人給快馬韓趕行送信；料到五天內，快馬韓勢難趕回，韓昭第，魏天佑，司賬馬先生，和袁承烈急急預備屆期赴會之事，同時加緊巡視全場，恐其仇人再來生隙。第三天布置齊備，赴會人物選定；袁承烈年在三十餘歲，正當壯年，人既精幹，出謀畫策又穩當，又透切；他居然後來居上，大為魏天佑所推崇，無形中成了要緊人物。

到了五天頭上，三更起來，四更進食，五更出隊，牧場共選了七八十人，前往踐約。地點在牧場和商家堡之間，各各拿著武器。這一場約會，不言而喻，是一場兇險的械鬥。

及至雙方相會，姚方清那邊也邀集了許多帮手。有一個鐵臂無剛張開甲，年約六旬，精神矍鑠，氣派異常，羣賊全很尊敬他。牧場中人也早都聞過他的大名，今見他高居寶位，未免有懼敵之意。張開甲也龐然自大，他手下還帶著許多門徒。兩邊的人在一

廣原相會，旁有小廟，做了會場。雙方照樣以禮相見，先說場面話，後歸事件本題，羣盜邀來的朋友齊責馬師無禮，強犯人界，出口不遜，又刀傷地主，致令殘廢終身：「相好的，這太說不下去！」馬師們便說：「誤入卡子，就該五馬分屍，姚寨主是不是太不講面子？」越說話風越硬，那張開甲老英雄突然用鼻子哼了一聲，說道：「口頭上窮咬，有甚麼意味，朋友，咱們還是手底下明白！」脫衣束帶，捻拳上前，他叫道：「那位朋友陪在下走兩招力笨拳？」謙以爲傲，顯出老不服氣的勢派。飛豹子袁振武微微一笑道：「張老師傅，我在下晚生末學，願請教高明。」

袁振武挺身而出，兩人交手。袁振武惟恐敵人勢強，處處持重，未慮勝，先防敗，走了幾招，萬想不到這位張老英雄是個銀樣蠟槍頭，只會下馬威。又走過幾合，竟被袁振武措手不及，揮拳一搗，打破了鼻子，哼哼的直罵，他的手下門徒譁然大噪，就要甩衣抽刀，和袁振武拚命。

忽然有一人從盜羣中閃出來，張兩臂如翼，連呼：「別亂，別亂！」按住衆人，轉對

袁振武，上下打量，突然發出冷笑來，說：「我道這位是誰？原來是熟人，好好好，我們有三四年沒見，老交情了。今天我才訪著閣下，真是踏破鐵鞋沒處尋，得來全不費功夫。想不到尊駕又改了名字，怎麼不改姓呢，你可記得虎林廳咱們那回交情麼？」

在場的人聽見這話，俱都驚訝，齊視望這發話的人。

這發話的人是一個赤面大漢，腦門子上有一道刀痕。袁振武驟見此人驀地一怔，及至注目一望，不禁怒氣塞胸，喝道：「原來是你！你還無恥的賭棍，你還配叫字號！你本是袁二爺掌下偷生的鼠子，你反而勾結官廳，要加害我，今天我們相逢，好好好，當年舊賬倒可以澈底一清！」

牧場中人也有一兩認識這赤面大漢的。這人是虎林廳大賭局的局頭，姓鄧名熊，綽號火鶴子，和土豪陸萬川勾結，專做腥賭騙人。飛豹子袁振武復仇避禍，初出關外，孤身漫遊，闖到這虎林廳，正值這火鶴子鄧熊，喝命賭局打手，痛毆姓孫的兩個商人。姓孫的是父子二人，兒子販皮貨，受了他們的賭騙，不但輸了一千多兩銀子，還把皮貨扣

下。姓孫的父親趕來查問，聲言控官，殊不知地方官面也和賭徒勾結，一任賭徒毆打孫氏父子，竟無人過問。飛豹子路遇此事，勸架幾乎挨打，他遂一怒，下毒手，砸了賭局，救走孫姓父子。孫姓父子幸得遇上同鄉，護送出險，賭徒們把全副怨毒都放在飛豹子袁振武身上，假仗官勢，扣留不放，意在敲詐，引起禍端。後來弄假成真，要把袁振武送官，袁振武看出強龍不壓地頭蛇，就在大堂上，打散隸役，飛身越牆逃走。官面立刻以捉飛賊的名義，派馬隊窮追袁振武。飛豹子袁振武空有絕技，到此也無計可施，只得落荒亡命，爬過亂山，潛投荒村。又被羣狗驚吠，洩露行藏，袁振武只得攀樹潛匿，險遭毒手。好容易抓了一個空隙，再乘夜逃亡。如此兩夜一天，狂奔迷路，飢渴交迸，力盡筋疲，登土崗遙望，看見相隔數里，有黑忽忽一堆濃影，又從濃影中，透出一星星火光。袁振武掙扎著投過去，打算叩門尋宿求食求飲。迫近了一看，這是一段荒林土谷，土谷內藏三門土屋，外環木柵，從小窗透射燈光。袁振武攀窗試往裏看，有一老婆婆正在堂屋蒸食物，好像一籠一籠的饅頭，另有一老叟，似在內間睡覺，兩人似是老夫婦。

袁振武退觀院內，返觀四鄰，這竟是孤另另一座小院，不但左右無鄰，而且前不著村，後不挨店，距大路也遠，若非夜照燈光，外面行人看不出此間會有住家。

袁振武心中納悶，「這麼孤另另的一座小屋，這麼孤另另的一對老夫婦，他們是幹甚麼的呢？」正在作想，忽覺背後有脚步聲，回頭一望，渺無人影。屋內却發了話：「朋友，別看了，請進來吧。」

袁振武隨著這話，不禁一鬆手，不再攀窗，脚踏平地，再一回看背後。一個枯瘦老叟，手持火捻，含著詭秘的笑，立在自己身後，恰將退路堵住。

這個老叟果然不是尋常百姓，實在是冀北人魔焦煥。和他的妻玉羅刹，因巨案逃居關外，又和當地土豪玉九起了爭執，夫妻齊下毒手，玉九慘敗，糾衆再來尋鬥。焦煥夫妻仍將敵人逐走，可是焦煥的一隻腿也受了傷。夫妻倆自知寡不敵衆，遷地養傷，暫隱俠踪，玉九暗暗遣人來刺探他！飛豹子袁振武恰在這時候，奔來攀窗偷窺，焦氏夫妻頓生疑怒。

當下，二老把袁振武強邀入屋內。獻湯獻食，然後窮談他的來意。兩方越說越齟齬，當此時外面追尋飛豹子的馬隊已到。袁振武至此吐實，二老也就頓釋疑猜。說：「原來閣下和我們一樣，也是逃罪的人麼？你放心，我夫妻替你擋一下，回頭我還有話對你講。」……牧野雄風的故事就如此開場。

牧野雄風 (卷一)

牧野雄風

卷一

白羽作

第一章 飛豹亡命逢怪叟

飛豹子袁振武，大鬧官衙，從如狼似虎的隸役手中，掙逃出來。夜走荒郊，逐著燈影，尋到土岡邊孤另另一家民戶，袁振武探窗窺視，意欲尋宿，那知一瞥之下，看出屋中一對老夫妻形容古怪，似非常人。言談所及，全是武林兇毆的事；又似乎覺出窗外有人。袁嘯風心中納悶，不知叩門投宿，是吉是凶，正在俄延，那個古怪老人突然走出來，雙眼炯炯，似識破袁嘯風的來路，手持火捻，上下打量，面含笑容，往屋裏讓道：「朋友，進來吧。怎麼過門不入，只巴著窗眼瞧呢？」

袁振武很窘，已窺見小屋中只有老夫妻二人，好像蒸賣饅頭爲活，可是舉止詭異；在這荒野中孤另另築屋而居，夜聞狼號，晝匪出沒，也不是尋常百姓所能做的到。忙對

老人說：「我實是迷路的。」老人笑道：「是呀、是呀，我明白，我曉得，請屋來吧，我這裏不是龍潭虎穴。」立催入內，飛豹子袁嘯風大胆邁步，老人持火把後隨。

那老婆婆發了話，「到底是那位呀？」意思是問老人，袁嘯風忙答道：「是我，我是走道的，錯過了宿頭，求老人家方便方便。在下在你老遺求點水喝，歇息半夜，天亮了就走，決不敢多招擾。」那老婆婆慢吞吞的站起來，說道：「原來是過路的客人，這沒有什麼，請進來吧。」遼東一帶，民風強悍，可是民風也很樸厚。凡是行路的客人，走迷了道路，或是錯過了宿頭，就可以向民家借宿，求食。不論是大家小戶，絕不會拒絕你；必要把你請進去，飲食住宿，必盡地主之誼。客人臨走，要是稍酬主人，可以多少給主人的長工，或是平常的農家，留下點錢。可是就是白吃白喝，招擾完了，主人絕不稍存怠慢之意，這是塞外風俗好的地方。當時這老人往裏把袁嘯風讓了進來，走進了西房的明間，對老婆婆說：「喂，你給款待款待，我還得躺躺。」竟一言不問，走進去了。這老婆婆却請袁嘯風在迎面石桌旁落坐，問道：「客人貴姓？這是從那裏來？」

袁嘯風不由心裏一動，自己想到自己已是黑人，不便再露袁承烈的真名。遂說道：「在下袁嘯風，是直隸樂亭人，來到關外訪友，不料走迷了路徑，竟自奔馳了半夜，老太太有水賞一些吧；我口渴十分。」這位老婆婆上眼下眼的打量了袁嘯風一番，這才把開水給斟了一碗，又把現蒸出來的饅饅給檢了一盤子，又拿出一盤子醃鹹蛋來，一碟子老醃鹹蘿蔔，向袁嘯風道：「客人；我們這種小戶人家沒有別的好吃食，客人奔走了半夜，一定餓了，隨便吃一點吧。」袁嘯風此時也實在又渴又餓，可是又惦着那追趕的官兵，只怕追到這裏。自己若是不跟這家主人說明，真要追兵找上門來，自己豈不是坐等人家捉拿，當時雖則口頭上向這老婆婆謙謝着，只是心裏頭惦着追兵的事，未免神不守舍，惶惑不安，把碗端起來，把這碗水喝下去；可是喝着水，不住的向門口張望。那老婆婆好似正忙着收拾蒸出來的饅饅，對於袁嘯風毫不注意。但是袁嘯風把饅頭拿起來吃了一個，別看又累又餓，心裏有着急的事，再也吃不下去了。遂把盤子一退，這時老人走進了屋，沒再出來。只有老婆婆往來蹣跚，袁嘯風赶忙站起，向這老婆婆道：「老媽媽，

請把這食物收起来吧，我吃饱了」。這老婆婆看了看桌上的食物笑吟吟的說道：「客人，你怎麼這麼不實誠，這麼幾個饅饅還吃不了麼？」

袁嘯風道：「媽媽推誠相待，我怎能客氣，實是吃不下去了。」這時屋裏老人忽然招呼道：「喂，你把客人請進來，教人家也好歇息，歇息吧」袁嘯風忙說道：「媽媽，我是走迷了路，急的有些顛倒，這麼招擾，也沒有領教老媽媽貴姓，也沒拜見老伯，太失禮了。」這位老婆婆道：「客人不要太謙，這些小節，何用掛懷。我們姓焦，我們當家的把腿摔傷，尚沒好俐落，因為有病纏身，未免的肝火過旺，說話很是放肆，恐怕得罪了客人，所以由我款待人，請客人不要怪罪我們這種鄉農人家，不經意的得罪客人。客人到裏屋歇息歇息吧。」袁嘯風很納悶，遂隨着這焦老婆婆走進裏間。只見這裏間屋跟外面判若兩樣，雖然也是貧家的情形，可是佈置的雅潔得不染纖塵。近着門是一張白石的桌子，上面放着一把宜興紅泥壺，幾只茶碗，後面放着幾件不完全的文具，尚有兩套書一只銅蠟台，裏面絕沒有燭淚塵污。在後牆放着兩隻凳子，靠前簷是一鋪土炕，土炕上

也是潔淨異常。那老人坐在炕頭上，年約六旬，瘦小枯乾，十分難看，簡直除了骨架子，就是兩層人皮，又像小孩，又像個猿猴。臉上兩眼深陷，高顴骨，頰下一縷山羊鬍子，那種怪異的相貌，非常刺眼。這乾瘦的老頭，坐在炕上，兩腿伸着，手裏搓着一對鐵胆，鋒光雪亮。袁嘯風向這乾老頭拱手道：「老伯，在下袁嘯風，夤夜間來到老人家這裏打攪，實在不安。聽老媽說是老伯身體欠安，在下這麼冒然打攪的老伯不能靜養，尙求老人家担待。」袁嘯風進進了屋裏，說了這些客氣話，這乾老頭只說了一句：「我明白。」連動也沒動，就好像偶像似的。袁嘯風頗有些不悅，只是自己方在一轉念間，只見乾老頭把面色一沉，向袁嘯風微把頭點了點頭道：「朋友，你請坐，你既來到這裏，我也不便客氣了，咱們索性把浮文攔起，說點正經的。」一邊說着，用左手向炕對面的凳子上伸，意思是讓袁嘯風往凳子上坐。

袁嘯風聽乾老頭的話風，十分扎耳，只是想到那焦老婆婆已說在頭裏，這老頭兒病纏的肝火極盛，自己一個借宿騷擾，那好挑人家的禮節。遂坐在了炕對面的凳子上。這

時那乾老頭手中的鐵胆，依然在掌心裏轉個不休。袁嘯風心想着，自己一個半夜裏投到人家，蒙人家盛誼款待，只得靦然說道：「這位谷老伯，沒領教尊甫？」

這乾老頭把兩隻凹陷的眸子一翻，冷然說道：「朋友，你我是推誠相見，還是虛偽的週旋呢？我們還是落下遠的說近的吧。我的情形，朋友你總可以了然。我在下現在是一半廢人了，一切全仗着一班老朋友們照應。可是朋友你的來意，我很明白。我既把朋友你接進來，就不能再教朋友你空着手出去。聽朋友你的口音，大約你是關裏人，來到這一帶不久吧？」袁嘯風聽這些話，說的沒頭沒腦，頗有些詫異；我與你這乾猴子樣的老頭子，並無一面之識，我來意不過是借宿，難道我被人追趕，他怎麼會知道，這老頭子說話怎麼這樣尖銳，遂漫然答道：「老伯說那裏話來，我在下雖則年輕，可是歷來以真誠交朋友，從不知甚麼虛偽，老伯的話，小任頗有點不明白，還請老伯賜教？」乾老頭微微一笑道：「朋友，你是從那裏來？」袁嘯風道：「我在下是……」說到這，微微一頓，隨即說道：「我在下是從寧安來。」那乾老頭一聲冷笑，乾瘦的兩頰，和那灰色的嘴，

往兩下一撇，道：「朋友你別是記錯了吧！我看你是從瀋陽來吧？」袁嘯風不禁也有些捺不住怒火，遂也把面色寒着說道：「老伯，你怎見得我在下是從瀋陽來？我們是素昧平生。我在下不過爲迷路，冒造尊府，深夜打攪，一飯之恩，絕不敢忘。只是老伯話語之間，對於我在下的來路頗有些懷疑，我的出身來路，唯有我自知，老伯你這麼見疑，我倒不便再在這裏招擾，其實我就是進了深山叢林；這裏的虎狼雖惡，姓袁的還未必就到的了池口裏。老伯！咱們再會吧！」說到這，袁嘯風站了起來，就在同時，隱隱一陣馬嘶聲入耳。

那老者嘿嘿冷笑了一聲道：「袁朋友，你聽見了麼？這許是尊駕一道來的吧？」袁嘯風越發怒不可遏，深覺這乾老頭太似無情無理。自己真是背運走到了家，甚麼事全遇的上。好容易投到個食宿的地方，反倒找了警拗。更看不透這老夫妻兩人是怎麼個路道，反正是不願留自己，急不擇言，氣恨恨答道：「老人家所猜測的全不對，就是這一宗猜對了，一點不假，是一道來的。」

乾老頭兒把面色一沉道：「好得很！多來幾個湊個熱鬧。那麼你老兄隨便招呼吧！你別看我這種廢人，像沒有甚麼似的，手底下還可以湊合湊合。不論來多少位，決不會教哥兒們空着手回去！」

袁嘯風一聽不像話，他這滿嘴裏全含着鋒芒，遂點頭道：「好吧！咱們再見。」說到這正要轉身，就覺着從兩肩頭如同兩把鉤子一搭，往肉裏緊，順着肩頭往兩路膊下擺。自己說聲：「不好！」丹田一振，氣達四梢，雙臂一抱，用的是十成力，往右一斜身，「關平捧印」右肘往外一撞，這是擒拿法的「漁父搬罾」。就在一現肘，已看清正是那老婆婆，一臉的獰笑，右掌往自己肘上一搭，自己就覺着吃不住勁，往回一幌，算是錯了一步，拿樁站住。更得隄防那乾老頭，因為離着他只有兩步，袁嘯風怒叱道：「這是怎麼講？」

這位老婆婆冷笑道：「客人怎麼說走就走，你這豈不教我們落慢客之名！客人你來了，就不能再走，要是安着走的心思，就不能來，客人你就別想走了！」袁嘯風見這老

婆婆雖是鬢髮成霜，身手十分了得，他們既懷惡意，自己若不早脫虎口，定遭毒手。這時見這老婆婆依然堵着門，分明是不容自己走，遂也變色說道：「咱們不必再假作痴呆，請教你們二位的心意，打算把我姓袁的怎麼樣？莫看我無能，我還接的住，你們有甚麼道兒，自管劃出來，我倒要領教領教。」那乾瘦的老頭兒點頭說道：「好！你倒真夠朋友，我有兩句話跟朋友你說了，聽也在你，不聽也在你。你姓袁也罷，姓方也罷，我知道你定是盛京玉金科老兒請出來的，可是據我看你多半爲人利用，冒然就一口應承。我這老伴兒若不是發覺你武功派別，和我們有些淵源，也就早打發朋友你上路了。我這人一生恩怨分明，我痛恨玉九那小子，因爲他就爲了他個人一點微名，累次和我作對。玉九這小子也不是不曉得我的手段，豈容他人輕視妄動，只是這小子利慾薰心，他想着把我撈着，又是名又是利。這一來教他害了許多同道，我已聽說玉九這小子知道我這下盤不久就要痊愈，所以在當我沒恢復行動之時，他謀我之心更急。不過玉九這小子是脂油蒙了心竅，他忘了我冀北人魔是那麼由他算計的麼！我已預備在兩三個月內，先給他些

手段看，教他也親口嘗嘗我冀北人魔的滋味。不料朋友你來了，只是你手底下竟有三十路擒拿手的功夫，故此才強忍着，不肯冒然動手。朋友你與鷹爪王魁有甚麼淵源，你要明白見告，免得自悞！」

袁嘯風聽這乾瘦老頭自報出是關裏著名的飛賊，江湖人稱冀北人魔焦煥，十餘年前，就是婦孺也知道有這麼個活魔，偷富濟貧，頗著義賊之名。冀北人魔性情古怪，江湖同道中只要行爲稍差，他就立刻反去偷他，把同道們懲治得全是敢怒而不敢言。袁嘯風踏入江湖之後，就聽說綠林中有這麼個怪傑。想不到今夜竟在這裏會見，真是意想不到。再參酌他的話風，其中實含了誤會。遂抱拳道：「原來朋友你就是名震江湖的焦老師，失敬得很。焦義士，聽你的話，分明是拿我姓袁的當了官家差弁前來不利於焦義士，這真是笑話了。實不相瞞，我現在也是難中人，我身上還背著官司，自願尚且不暇，那能不度德，不量力，妄自多管他人之事。焦義士，不要誤會吧！」

這冀北人魔焦煥哈哈一聲道：「這麼說是我輸了眼了。」袁嘯風謙然道：「焦老義士

，說那裏話來，我們全是武林一脈，不過客氣，在下實曾拜在王老師的門牆。不過師徒相聚爲時很暫，所以對於王老門中絕技，緣慳福薄，未能得王老師的長時教誨。在藍灘傳了我幾手擒拿，在下自到關東，更不知我王老師寄身何處了。我在下以實言奉告，不知焦義士肯置信否？」冀北人魔焦煥，聽袁嘯風說出來歷，點點頭道：「袁師傅，我倒有幾成信，只是袁師傅你現在是否已在關東道上，跟六扇門結識，我還不敢斷定。只看你今夜的行徑，顯然是有所圖而來。袁師傅我們既然全是江湖道上朋友，彼此相見以誠，誰也別和誰再動虛僞的客氣。我不怕袁師傅你見怪的話，袁老師若不是一淌進我這小小的蝸居，已露了手師門的真傳擒拿手，我們早就動手了。王師兄的三十六路大拿法，與內家外家的傳授迥然不同，他自己精究出三十六手擒拿的招術，爲江湖獨步。所以袁師傅你只略一施展，已爲拙荆所識，才不肯暗下毒手。袁師傅你既是帶藝投師，那麼你在未遇王老師時，在那位門下？派宗那一家呢？」

袁嘯風被這一問，自己又沒預備話，一時不好回答，囁嚅着說道：「我以前麼，沒

有正式投過名師。不過胡亂學過幾年，題不到師承了。」冀北人魔焦煥，抬頭向立在門首的老妻看了一眼，面色一沉，很是難看，忽的嘆嗤一笑道：「我明白了，袁師父莫非已流入綠林，作著夜走千家盜百戶的買賣麼？劫富濟貧，更是英雄所爲，有甚麼不可告人的，袁師傅這麼閃爍其辭，焦某倒不敢請教了。」袁嘯風見他錯會了意，自己想了想，遇到這種江湖怪傑，喜怒無常，還是實話實說的好。遂歎息了一聲道：「老義士！不要誤會，我在下實有難言之隱，不願題當年舊事，題起來我實在痛心：我索性實說吧！我實是山東綢緞了的掌門弟子，丁老師竟自廢長立幼，我一不犯門規，二不曾作過甚麼辱沒師門的事，丁老師爲了兒女的私誼，擢拔我師弟，接受了衣鉢；我實無面目在師門立足，這才遍歷江湖，實指望重訪名師，別求絕藝，將來要在師門中一吐冤抑，只是奔走了數年，毫無所遇。我是運蹇時乖，不僅沒訪着名師，還是屢遭逆事，真令我灰心已極！老義士請想，我但分得已，我絕不願再題舊事了。」這位焦老聽了，愕然向他老妻道：「哎呀！我們若不是稍形慎重，幾乎悞事。原來袁師傅派出名家，又經兩湖大

俠王老師的指點，那會含糊，我們倒失敬了。袁師傅你是心胸過大，要想成爲一代著名武家，這倒是英雄抱負，不同凡俗了。

這時那老婆婆忽的走向這位風塵奇人焦煥的身旁，附耳低聲，不知說了句甚麼。那焦煥却從鼻孔中哼了聲，並沒答言，老婆婆跟着走開，焦煥慢吞吞的向袁嘯風道：「袁師傅我這拙荆忽的想起，以前曾聽同道說過，以三絕藝名震江湖的山東綢緞丁，門下有兩個最得意的弟子：一個姓俞名振剛，一個姓袁名振武，這兩人全是深得太極丁的真傳，全精抗了門三絕藝。袁師傅的姓氏相同，名則各異，可是另有一人麼？」

袁嘯風不禁臉一紅，忙說道：「老義士所說，那袁振武就是弟子。這倒並非弟子不說真名實姓。只爲當年在師門學藝，師門中全以振字排名次，我負氣出師門，在未能重學絕技之先，不願再題是丁門弟子；所以到處只用我原名袁承烈，不再題振武二字……」袁嘯風說到這，突的覺得又已失言，自己虎林所遭禍，袁承烈的名字已落在官家的耳內，打定了主意，暫時先避避風聲，更名袁嘯風，怎的自己把真名又脫口而出。太不檢

點了。自己臉一紅，看了看這位江湖異人焦煥，似乎沒理會，心理稍一鬆，回頭看了看老婆婆，不知甚麼時候也出去了。袁嘯風剛要再說自己的事時，那位老婆婆，身形輕悄悄閃進屋來，又到了焦煥的面前，附耳說了幾句。那焦煥突然眉頭一蹙，陡露凶儀，厲聲向袁嘯風道：「袁朋友，方才那夥馬隊去而復轉，袁朋友，你要是果然跟他們沒有牽連，深更半夜，我這絕不容他們這麼騷擾，我可要給他們些顏色看了。」袁嘯風一聽，果然遠遠有人馬聲音，不由臉上變色道：「老前輩已是一家人，我焉能再瞞哄，只是時候倉卒，無法細告，這撥馬隊是虎林廳的捕快，實是爲追赶弟子而來，弟子的事，少時再詳稟一切；弟子連夜逃罪，氣力垂盡，弟子先往附近躲避一時，他們就許進來搜查，羣義士也好應付。」

這位冀北人魔焦煥一聲冷笑道：「袁朋友，你這話可是真？」袁嘯風正色答道：「弟子若再有一字虛言非人類了。弟子要論對付這幾個狗腿子，還不致落在他們手內，只爲他們有兩桿火槍，弟子只要一動手，就得傷人。所以但分能躲避的開，不願多惹是非。」

「焦煥聽了，點點頭道：『只要你明白江湖道的信義三字就是了。你既來到這，我看在你師傅的面上，也不能再袖手不管。你在我這兒，我要教你鑽大梁子，（唇典爬高糧地）我也太丟人了。』隨向老婆婆說道：『這可全看你的了，要教這夥狼崽子討了好去，我們就栽到家了。』又向袁嘯風道：『你到房上去坐一會，不用你多管，看個熱鬧吧！』隨向袁嘯風一揮手，復向老婆婆說道：『你把他們引了來，別再被他們走了。』」

袁嘯風此時是唯命是從，聽見人馬的聲音越來越近，不敢再耽擱，匆匆走出屋來。將出屋門，只見兩道黃光直射過來，袁嘯風忙一俯身，身隨黃光一閃中，已飛縱到屋面上，伏身在後房坡上。就在自己才伏下身去，只見追趕自己那撥馬隊，已一窩風的馳到。這一到近前，袁嘯風已看出這六名官人，大約追出很遠去。馬身上汗氣蒸騰。這一行六人到柵門前，各把牲口勒住了，一個個翻身下馬。內中一個粗暴的聲音道：『有人麼，出來兩個接牲口？』這一喊嚷，非常凶暴。袁嘯風看着十分憤怒；自己在暗地潛身，不便答腔。跟着聽得屋中的老婆婆慢吞吞的口操着關外口音答道：『誰呀！這麼大驚小

怪的，那趕來的！」外面的發話的官人，厲聲叱道：「混賬！老爺們是辦案來的，你是甚麼東西，找挨揍吧？」這老婆婆慢吞吞的把柵門拉開道：「我說是牲口是那兒趕來的，沒敢說錯話呀！」官人們一聽說話的是個老婆婆，拿孔明燈的，持燈向這位老婆婆面上一幌，想看看面貌。那老婆婆竟自嚙了一聲道：這是甚麼呀！」立刻用手把臉擋上，官人中有指火槍的，名叫韓世乾，同手弟兄中全管他叫寒石干。這小子陰險損壞，手裏心狠，把韁繩往短柵上一拴，來到柵門口，向這老婆婆喝道：「你這老梆子絕不是好東西，不用跟老爺們來這一套，你是賣甚麼的，我們早有個耳聞。你出來，爲是三言兩語，把我們擋走了，是不是？沒有別的說的。我們是整緝了多半夜，好容易來到你這兒，我們看着他進來的，索性教他緩緩氣，我們也想跟你們當家的朝朝相，多交一個朋友。你是教他出來，還是我們進去？」

這位老婆婆却縮回一步去，道：「老爺這全是甚麼話呀，我一個婦道人家，可不懂。我們當家的倒告訴過我，這關東的拉大幫的好漢爺們全會調坎，你們衆位一定是道上

的了。我這兒是賣饅饅的窮人，就指着賣幾斤脆饅，賺幾個錢度命。我的兩個孫子昨天晚上剛打飛禽，那想到打上了一隻挺大的飛禽，也看不出是甚麼怪鳥，竟連網子帶着飛走。雖是背着網子飛不高，它不往地上落，也捉不着它。我這兩個孫子因爲打不成米，反丟了口袋，說甚麼也不捨，竟趕了飛禽去，頂現在也沒回來。好漢爺們可憐我老婆子吧！我孫子要在家，一定來伺候爺們。沒別的，爺們自己照顧自己吧！」寒石干聽老婆婆說的這片話，頗有些個語帶雙關，牽纏得不清不白。這六名官人撲奔這裏，一半是因爲這更孤零零的現出人家，十分扎眼，六人騎着牲口追出十幾里去，沒有追上，翻回來撞到這裏。疑心怕窩在這裏，再者多半夜的工夫，人也渴，馬也渴，正好有人家，也可以歇息歇，這六個人要是一看人家應門的是老貧婆，出語和靨一點，進屋去又沒賊證，打攪一陣，乾脆一走，也就許沒事。只是這班虎狼官役，到處倚官仗勢慣了，拿着威嚇鄉愚，敲詐老百姓當作公事一樣。更加這寒石干尤其可惡，這才險取了殺身之禍。

寒石干竟自一聲斷喝道：「老梆子，你那來的這些嘮叨。你不看明白了，就敢胡說

不看你個女人，先給你一鐵尺，教訓教訓你。我問你剛進來的那小子他怎麼不出來，真還等我們掏他才算啊？」說到這向身後的弟兄們招呼道：「喂！哥兒們，把牲口交給杜老五，教他溜飲，咱們亮傢伙進去拾；」衆人噉應了一聲，單刀鐵尺，故意的往地上碰出響聲來示威。那老婆婆似乎吓的聲音發顫的道：「老爺們別着急，我這鄉下人不會說話，我們情實是好人，那敢收容匪類。」嘴裏這麼念道着，一溜歪斜的往裏撞，闖到屋門口，把門框抓住，哎喲了聲，險沒摔在那裏。

寒石干帶着四個同夥弟兄闖了進來，屋中的冀北人魔焦煥，却發話道：「媽媽，咱孫子回來了麼，教他們快進來吧，把我這半死不活的爺爺全要想死了。」寒石干一聽，更加惱怒，算起來，我們全變成孫子了，遂不顧甚麼，厲聲答道：「孫子沒來，你祖宗來了。好小子，你敢繞脖子罵人，立刻一縱身竄了進來，大叫：「說話的小子你出來吧！」那老婆婆却在衆人身後，哭喪着道：「老天殺的，你不看看來的是誰！坐在屋裏就憤着你那討債鬼的孫子，這幾位老爺可疑心了。」寒石干進得屋來，一察看是兩明一暗的屋

子，這西房明間熱氣騰騰，果然是做饅饅的情形。寒石干跟着搶到裏間門首，把門口一橫，手中單刀把前身護住，往裏一看，心說：「這可真糟，那有甚麼值得一顧的人物？」這真太猛浪了，羞刀難入鞘！一聲斷喝道：「哇！你是幹甚麼的；見了老爺們，大模大樣的難道你就這麼不懂理性！」

冀北人魔焦煥，慢吞吞的向這寒石干愕視道：「我甚麼也不幹，我已是廢人了，想幹甚麼，也得幹的了哇。老爺們來到我這有甚麼事？」官人中有一個叫王德的，厲聲說道：「少弄這一套，我們一不是請安，二不是問好，我們是奉官差派，到這里辦案。你這裏有虎林廳作案脫逃的犯人，落在你這裏。你趁早把人交出來，別教我們哥幾個費事；你跟我們動鬼吹燈的把戲，你可是我找熬蠶。」

這時這位老者，冀北人魔焦煥，立刻冷笑一聲道：「你們老爺們這可叫硬拍，我一個殘廢人，不過指着老妻帶着幾個小孫子們在這裏賣饅饅，賺蠅頭之利來度活，我們不懂甚麼叫窩藏匪人，容留逃犯。我這家家業業，全在這了。老爺們隨便查看吧！」那寒

石干道：「我們沒問你這些閑話，我們明明看見這名犯人是逃到你這兒來了，就是你現在沒給隱匿起來，也一定從你這又逃走的。說你的吧，你想用這種輕描淡寫的話，來打發我們，那是你想偏了心，你就乾脆說實話吧。」

冀北人魔焦煉，憤然說道：「我是實事本有，實事本無，我這沒見這麼個人，老爺們教我說甚麼呢？」那老婆婆也隨着進來，向衆官人們道：「老爺們多恩典我們吧，你就是把我們逼死，我們也說不出甚麼來呀！」那寒石干把捉着的一柄鐵尺往那老婆婆的身上一撥，立刻叱道：「你是別找不自在，我們這是官差，你這魔使說話不行。」他這一月鐵尺撥這老婆婆的脊背，自己可覺着沒用多大力，那老婆婆一溜歪斜往門框上一撞，砰！的一聲，門框咯吱吱直響。屋頂上簾簾的往下落土，那老婆婆嗷着嚷道：「你們這是要打死人不償命啊。好好，你們這羣土匪不把老太太打出個樣兒來，咱們是你死我活，你們打呀。」說着立刻往門坎兒一坐，放起潑來，連罵帶哭。這一來把這五個官人給震住，立刻面面相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沒有主意。那官人王德是措着火槍的

，立刻刷的從肩膀上把火槍摘下來，隨即厲聲向這老婆婆道：「你這是作甚麼？你別倚仗着你是個女流，你這麼囁嚅，別說我們可要給你個苦子吃。我們辦的結案，可管不着你是女的是男的。來呀，把這個潑婦鎖上！」這位冀北人魔一見這夥虎狼官役，要蠻不講理，因為還沒到動手的時候，遂向老婆子說道：「你這是作甚麼，到底是女流之輩，教人家看不起的。你也不想想，你是甚麼年紀了，已竟快往上舉爬的人了，死生二字，跟我們沒有一點動着的靈思了，我們別說沒作了挨刀的事，怕甚麼？話又說回來，收原結果，落了一刀之苦，我覺着比攤在床病死，痛快的多。傻老婆起來吧，別教老爺們笑話了。你不會問問衆位老爺，各位全是好漢子，腦袋全掖在褲腰帶上。幹人家這種差事，怕死貪生的幹不了。出來解案，那時全許挨了刀，送了命。教你這種傻老婆聽着，還吓死哩。滾起來吧！別招衆位生氣了。」說到這那老婆婆站起來，溜出屋去。

官人問方要發話，這焦老頭子，竟口似懸河的說道：「老爺們請搜查我這兩間屋子，有一點犯法事，情願憑老爺們處置，老爺們高升吧。」

這班官人，見這不能走動的老頭子，和這老貧婆說出話來，忽軟忽硬，有心跟他們認真。可是他這兩間屋子又沒有甚麼形跡可疑之處，不好無故翻臉。寒石干扯了王德一下子，向大家道：「算了吧！遇上這種無知的鄉愚，跟他們認起真來，倒顯着咱們欺負他們了。身在公門好修行，那不行個方便呢，交他這個苦朋友吧。咱們又渴又累，先在他這歇會，緩緩氣，天也快亮了，好在那小子也逃不出咱們手去，咱先吃點甚麼。」一邊說着，走出裏間，焦老頭子却望着這夥官人的背影說道：「老爺們可多包涵點，我們這傻老婆，脾氣太滯，惹老爺們生氣時，千萬多担待吧。」官人們誰肯答理這種無謂的閒話。五個人走出來，在外間的板凳，凳子上坐下，向老婆婆道：「你那鍋裏熱氣騰騰的煮的是粥是飯？快給我們盛上來。」

這位老婆婆氣恨恨的道：「飯啊，粥啊，任甚麼沒有！只有蒸饅饅的水，願意喝嗎？」官人們聽了皺了皺眉頭，此時口渴的厲害，只得向這老婆婆道：「你給盛幾碗吧。」這位老婆，拿了幾個黃砂碗，從鍋裏滔了幾碗，給放在官人們面前，那股子鹹味子衝鼻

，只得先解渴要緊。遂搶着各喝了一碗，喝完了全呲牙裂嘴的。王德道：「你把屙裏的
糞也給我捋一盤子來。」老婆婆聽了翻眼皮道：「甚麼，吃我的糞也麼，我那可賣錢
的，白吃可不行。」王德氣的哼了一口道：「你這老東西真可惡，你怎麼知道是不給錢，
白吃你的，不開眼的東西，白吃你的那是賞你個臉，老爺們饒不追問你窩藏匪人的事，
你倒看老爺們可擾。惹惱了，先把你這老傢伙細上，吃完看你找誰要錢去！」
那老婆婆哭喪着臉子道：「那可不行，你就是閻王老子，白吃糞也不行，我老婆子就
指着這兩屙糞活着，錢就是命，要命也得要錢。你不先給錢，我就跟你拚了！白
吃糞就是不成，你們拿刀先把我宰了吧！」一邊說着，竟兩手按着籠屨，怕人搶他的
。官官人們見這老貧婆這樣情形，教人哭不得笑不得，寒石干道：「王老弟，咱們犯不
上跟他嘔這種閑氣，我們拿錢買糞也，還有甚麼說的麼；你這老邦了，糞也賣幾文錢，
我們拿現錢買。」說着從腰中拿出一串錢，一包散碎銀子，往桌上一拍道：「你看，老爺
們不錢，會白吃你嗎？」這位老婆婆遂用盤子給檢了十個糞也。往桌上一放道：「你給

四十個大錢，四文錢一個。我們絕不訛人。官人們遂真個如數給了錢，其實他們那肯受這種挾制，絕沒安好心，頂備吃完了再擺治這老夫婦。

第二章 人魔詭笑戲惡奴

這時這位老婆却似見了錢心裏痛快了似地，向前說道：「你們幾位淨吃鹽匕多難吃啊！我這裏還有幾個鹹蛋，你們買麼？」這時這個官人王德一聽，忙說道：「買，老爺們有錢，怎麼不吃。」當時這位老婆忙把鹹蛋檢了一盤，給端過來。老婆婆絕不吝嗇，立刻要錢，把錢接過來，往屋裏走着，嘴裏念叨着道：「我多賣一文，多落一文，倘若遭了事，也全便宜了野狗。」這老婆婆走進屋去，那官人韓石干向王德道：「咱們挨了這老邦子多少窩心罵，咱們總得教訓教訓他，要教他這麼便宜了，我們也太栽跟頭了。」那韓石干忽的想起，向王德道：「我們吃飽了，外面還有一個了，給杜老五也拿幾個鹽匕鹹蛋去。」王德道：「可不是，讓這個窮婆子攪合的，把咱們杜老五全忘了。」一邊說

着。赶忙拿了鹽匕鹹蛋往屋外走去，只見那杜五正牽着牲口進來，一匹一匹的往木柵口拴。王德把鹽匕和鹹蛋交給地道：「你也吃點，緩緩氣咱還得走哩。」杜老五張帶着不快的神色道：「我疑心你們哥幾個把我給忘了，你們吃飽了就行了，我吃不吃的不算甚麼。」王德笑道：「兄弟，你這可是錯怪我們了，我們絕沒把兄弟你忘了。你不知道，這裏這兩個老東西太可惡了，誠心跟咱們搗亂，全是被他們攪合的。把兄弟你給忘了。兄弟你要不然，也到屋裏歇會去。這裏又沒有甚麼人，牲口還會丟了嗎？」杜老五道：「咱別那麼大意，這關東三省，吃風子幫的遍地皆是，真要是架走兩匹牲口。咱們怎麼交待？告訴頭兒，這裏既沒有甚麼，還是快着點兒走。咱們弄了個勞而無功，灰頭土臉，趕緊走吧。」王德點頭道：「好吧，這就走。」王德轉身回到屋中，剛進了屋還沒坐下，突聽得外面的杜老五「咦」了聲，跟着罵道：「他媽的！真邪性，人要倒霉，喝口涼水全澀牙，我就不信真會有鬼，我杜老五就是不怕這些邪魔外道，有鬼，我連鬼一塊揍個舅子的。」

屋裏的官人們聽杜老五這一吵嚷，不知出了甚麼事了，趕忙齊向外面來查看。這杜老五正端着一碗熱水，向門口射出來的燈光下往碗裏注視，那頭目韓世乾一看這種情形，就知定有了意外的事。忙問道，「杜五弟，你鬧甚麼？你許是要歸位吧，活見鬼，你還想活麼？」杜老五氣恨恨說道：「韓頭別跟我搗亂。」說着把端着的碗向韓頭的前一舉道：「你們看，我說我喝口涼水全塞牙，不假吧，你們看，這是甚麼？」大家一看，只見他這隻黃砂碗裏，一塊磚頭，許多灰土，衆人看着十分詫異。遂問：「可看見甚麼公眼的事了麼？」杜武道：「真他媽的喪氣，我是又累又渴，我這人對於自己同夥弟兄，不肯分斤較兩。你們哥幾個到屋裏足一歇，我還得照看牲口，其實我管下不管，誰也不能說甚麼。我是怕把牲口作踐了，你們哥幾個想起我來，這才給我拿出吃的喝的來。我剛一要喝這碗水，碗還沒湊到唇上立刻嚙的一塊磚頭，正打在我嘴唇上，落在碗裏，我想是有人暗算我，順着這塊磚頭的來路一看，只見一團黑影，不到四尺高，如飛的向東而去。我要是人，絕沒有那麼快的，你們想我這不是喪氣麼？我要是也跟你們一塊兒進

屋去，何致有這些事呢？」

官人等一聽，也全十分驚異，猜不透這是怎麼回事。韓頭被杜五這幾句話瞞怨的，真無話可答，只得安慰道：「五弟，這倒實在怨我疎忽了。五弟，你進來歇一會，管他有鬼有神的，要是再有邪魔外道的，索性拿火槍轟他個小舅子的。五弟，進來。不要緊，這是圈熟了的牲口，自己全回的了虎林廳。」杜老五賭氣子，把黃砂碗連水帶灰土扔在地上，說道：「好吧，我把火槍拿進來。」杜五轉身到了北單間空屋子的窗前，「咳」了聲又怪叫起來。

這一怪叫，屋中的官人們，全跑出來齊問杜五，你是怎麼的了？那杜五叫道：「這真是邪了，火槍我就立在窗棧底下了。我沒離地方，這才一撥頭的工夫，怎麼會沒有了？你們哥幾個別跟我玩笑，我可真急了！」大家全來到近前，王德道：「五爺，沒有跟你玩笑的。再說全在屋裏，這不是全從屋裏出來嗎？孔明燈呢，拿燈照照，別是立岔了地方了吧？」杜五急的暴跳如雷的罵着，往台塔上拿孔明燈時，台塔上空空如也，連孔明

燈也沒有了。杜五急的躁腳道：「連燈也沒有了，這是我該死了，怎麼全出在我手裏。」這時連那陰損多謀的寒石干也慌了手脚，向院中轉了一眼道：「五弟，你別鬧，這裏定有毛病。」扭頭向王德道：「屋裏把燈拿來。」王德轉身跑進屋中，伸手抓起一盞孔明燈，才要轉身，眼中似覺兵器中短了一件，停步看着，不禁叫道：「韓頭，壞了，快來吧，怎麼屋裏這桿火槍也不見了呢？」院中站的韓頭一聽王德在屋裏一嚷，自己真如沉雷轟頂，嚇的兩耳齊鳴，眼冒金星，差點沒急暈了，也躁腳道：「毀了，這可怎麼交待？」一邊說着，闖進屋中，往那張破桌子上瞥，已看清那根火槍已無影無踪。韓頭立在那一語不發，那老婆婆慢吞吞從屋裏出來道：「老爺們怎麼的了？這麼嚷鬧，敢是牲口脫了韁了麼？我早跟老爺們說了，這裏偷馬的賊可多，不留神就許吃眼前虧。唉！真就有太歲頭上動土的，胆子多大呀！」這位老婆婆嘴裏亂七八糟的叨念著，往他們面前湊。那王德正在怒焰頭上，厲聲叱道：「滾開，不用裝瘋賣傻的！來這套假門假比！在你這丟的，在你這找，我看準了你們不是好人！」那韓頭皺着眉思索着，突向這老婆

婆婆道：「你這裏就只你老兩百子住著。沒有別人嗎？」老婆婆道：「老爺你已知道何必明知故問？我還有小孫子，沒有回來。」韓頭道：「那麼那間小屋誰在那裏住著？」老婆婆道：「現在沒人，我兩小孫子趕飛禽沒回來，他們在家，他哥倆在那屋裏睡覺。」韓頭冷笑道：「你兩個孫子大約是回來了。紮在那屋裏不出來見你。我猜的準對。來，咱們看看去。」說罷向同夥弟兄一使眼色道：「屋裏的老頭兒也得照管着。」眼着不容分說，四個官人圍着這位老婆婆往外走，老婆婆囑囑蜚蜚的不肯痛快跟着，嘴裏含含糊糊的道：「我沒聽說過，誰家的孩子回來不找大人的，老爺們這是何必呢。」官人們只不做聲，連推帶擁，來到這間小屋前。把門拉開，先用燈往裏照了照。屋中只堆積着些笨重的什物，上蓋塵封，更沒有睡眠之處。韓頭進去，用燈仔細照了照，那老婆婆也走進來。這時那王德杜五等也全隨進來。韓頭轉走到門口，堵着門一站，鐵青着面色道：「老婆婆，你說實在的吧，我們兩桿火槍你給弄到那兒去了？你不把盜槍的點兒交出來，你們就別想脫乾淨。來呀，拿線先把這老梆子碼上。」

那王德杜五立刻一撩衣襟，各掏出一根繩子來，兩人齊往這老婆婆身旁一滾，就要伸手捆老婆婆，這位頗婆婆往後一退，擺手道：「老爺們你怎麼不說理。你們丟了東西，憑甚麼找我們！我們這兩個廢人，始終沒離屋子，你們自己把東西看丟了，怨自己不小心，難道把東西交給我們了麼？你們要這麼蠻不講理，難道還要逼死人麼？你們這廢來，是倚官仗勢，倚勢欺人；你們就是把我老婆子殺了，我也不知你丟的火槍是誰拿去了。」韓頭冷笑道：「我們還倚官仗勢？我們空是官人，再要是不給你這老梆子點真的看看，教你把我們全賣了。我先問你，你說你兩個孫子在這屋裏睡，這屋裏明是空閒，難道全在這土地上睡眠不成？你想再用花言巧語，有誰肯信？你想不說真情實話，我教你逃出手去，我們就枉在六扇門裏混這些年了。」

那老婆婆冷笑聲道：「你們要是這般血口噴人，誣良爲盜，那真是要官逼民反了。」這時韓頭看了看這屋中的弟兄，已全明白了自己的意思，兩邊讓着這個老貧婆，那王德把門把住，自己也提着刀。這種情形，就讓她手底下有功夫，憑弟兄四個料理她一個人

，也不致再教她出手去。當時這個捕頭韓世乾，看出這個老婆婆是江湖綠林道，她是矯作鄉農，在這裏潛踪匿跡，不下手收拾她，難道我們還等她們逃出手去麼。所以故意把她先調出來，好單獨收拾她，恐怕他們萬一扎手，他們兩個點子合到一處，就費了事

了。

韓頭一看，時機已到，不下手等甚麼，遂向同手弟兄喝了聲：「不用再跟她費這些話，捆她。」韓頭這麼一喝令捆，那杜五跟一個叫侯勇的，兩人一左一右，猛的向這位老婆婆的兩臂抓來。嘴的，一人抓住了胳膊。韓世乾把手中刀向老婆婆的面門上一搥道：「你敢掙扎，我先把你廢了。捆上她！」這兩個虎狼似的捕役，立刻各自手中用力，想把這老婆婆拖倒。這位骨瘦如柴的老婆婆，忽的一聲狂笑，這笑聲尖銳的十分難聽，好似夜鷲子叫似的。在這狂笑聲中，猛的叫罵道：「鼠子們，瞎了你們的狗眼，滾開吧！」雙臂猛然一振，杜五侯勇，覺得這老婆婆的胳膊忽然往外漲起，硬如鐵石，再也把握不住。更被這老婆子往外一抖，兩人齊向兩旁搶出兩三步去，險些栽倒。

那韓世乾一看情形不好，遂也不顧一切，手中刀順勢往外一劃，往老婆婆頭上便削，這位老婆婆竟自惡狠狠的一口唾沫向他臉上啐來。同時這位老婆婆，身形幌動，刀已削空，自己寸關尺脈門上被敲了一下，只覺着一隻胳膊疼澈骨髓；噹啷啷，刀已墜地。

那王德是在門口堵截，這時見這老婆子果然厲害，遂躡着脚步，只用脚尖一點地，猛撲到了老婆子的背後。掄鐵尺，斜肩帶背就砸。這位老婆婆往右一個拗步斜身，反往王德的懷裏一欺，立刻伸出來形如鷄爪的鐵掌，往外一穿，砰的一聲，正打在了這王德的肩頭；吭的一聲，竟把他打的撞出了門外，跌倒院中。同時正房屋中也怪叫起來。

兩名官人高嚷着：「韓頭快來，這老傢伙實是老合，我們掛了彩了！」韓頭一聽，終日打雁被雁啄了眼，不由大怒，這時老婆婆立斂那種龍鐘老態，兩隻深陷的目光如炬，滿面殺機，向外一縱身，來到院中。那王德剛爬起來，被老婆婆一俯身抓起，喝了聲：「狗奴，先饒你們一死，給我滾吧！」悠的竟把官人王德招到木柵外。

這時韓世乾等，知道身入匪人巢穴，中了這乞婆的圈套，向侯勇們招呼了聲，齊往

外闖。上房裏兩個弟兄也逃出屋來，不用說，教那老頭子打出來的。侯勇等十分詫異，憑兩個壯漢，手底下又有個三招兩式的，屋中那糟老頭子，又是個廢人，兩腿不能行動，怎的竟會全受傷了。遂高聲叫道：「怎麼那老傢伙難道是喬裝殘廢騙我們麼？」

屋中逃出來的兩個弟兄忙道：「韓頭，那老傢伙殘廢倒是真的，可是真扎手。我們一個弟兄挨了他一袖箭，一個吃他反掃了一掌。老傢伙連坐的地方沒動，竟吃他把我們兩人全趕碌下了。韓頭，捨不下來，咱們別全摺在這裏，扯活吧。」

這韓世乾覺着跟頭栽的太厲利，這麼下了，往後虎林廳不能再呆，咬牙說道：「不行，跟這兩個老梆子拚一拚！」嘴裏雖這麼硬，手裏可不成了；連着身上，頭頂上，一氣挨了四五掌。這老婆婆並不下下手，可是形如乾柴的手掌也夠勁。最損的是頭頂這兩下子，頭一下是一拍，韓頭被拍的耳中嗡嗡的都眼花耳鳴，身軀連幌了兩幌，沒撐下。忿怒之下，手中的刀使足了勁，照着老婆婆的脊背斜着劈去。此時是急怒交加，顧不得了；一刀把這老婆婆劈為兩段，再拿主意，所以當時刀下的是十成勁。焉想到堪堪刀刃已

換到老婆婆的背上，聽的如飛鳥騰空，這老婆婆身形如一縷黑烟，竄起一丈六七，往後落去。韓世乾刀既劈空，其勢過猛，猝然收勢變招，已沒有這種本事。刀鋒向下落去，正赶上同伴一個叫牛三的，這次破出死去，想把這老婆婆摺在這裏，運足了力，掄鐵尺，連人帶鐵尺一塊住這老婆婆砸來。這一下若真招呼上，準得被砸個骨斷筋折，血肉橫飛。只是這種粗淺的武功，在這位隱跡邊荒的女盜俠面前，不啻蜻蜓拔石柱，綿羊鬥猛虎，連影子全擊不上，沒砸上老婆婆，可正砸在韓頭劈空了的刀上。噹的一聲，韓頭一噹的一聲長號。

惡作劇的老婆婆更同時竄起來正落在他的背上，一掌往他頭上一按。他號叫的聲音，被這一按頭，後半截聲音給按回去，「吭」的聲，幾乎把腦袋給擠進腔子裏去，脖子疼的說不出的難過。這次韓世乾可再不敢抗硬了，滾身爬起，拚命的竄向木柵。無奈負傷之下，雖只這麼矮的柵牆，依然沒竄俐落，脚尖碰在木柵上，這一下子又摔了個整個的。咬着牙，連滾帶爬，逃向青棵子去。於是這辦案的官役已有逃走的了。

這裏王德跟牛三沒得走脫，被這老婆婆撈着，把兩人一手一個給掄出木柵外。其餘的見勢不佳，登時東的東，西的西，各不相顧，各逃各的命。一刹那，雲消霧散，裏外寂然。

老婆婆仰頭向屋頂上招呼道：「小夥子，全散了，請下來吧，還想看啊，別忙，等兩天有比這個熱鬧的。」袁囑風這才湧身一跡，挾着兩桿火槍，落在院中。匆匆的隨着這位隱跡風塵的女盜俠焦老婆婆追到柵外看看，然後走進屋來。裏間的冀北人魔焦煥招呼道：「怎麼樣？這幾個小子全打發了麼？」焦老婆婆道：「那還禁得住我拾奪，今夜算便宜了他們。」

這時袁承烈竟自規規矩矩的到了這位老英雄面前，往地上一跪，叩頭道：「救命之恩，決不敢忘，老前輩此番援救我袁承烈於窮途末路，我只要稍有寸進，永當圖報！」叩罷頭起來。冀北人魔焦煥含笑說：「這羣狼崽子，就是沒有老弟你這場事，犯在我手內，我也不能空空把他們放過。只教他們稍稍吃點苦頭，算是沾了我這宿疾未愈的光了。」

。我若是病魔退淨，焉能教他們再生還虎林廳。老弟你我雖是夙味平生，可是老弟你既然曾入王老師的門牆，我們頗有淵源，我與你計師叔爲生死之交，與尊師王老師更有互傳秘藝之誼。你悞打悞撞的來到我這蝸居，真有些鬼使神差，你到底惹出甚麼事來，教他們跟追你？老弟你此後的行止，決定投奔那裏，可否相示？」

袁承烈道：「弟子來到遼東，行止靡定，原冀投名師，訪益友，在武功上求深造，不料命運不濟，屢遭挫折。把原到遼東，熱望，化作寒水。爲今又在虎林開了這場，冤遭誣陷，形同罪人，只有變姓名暫時避禍。我有意追隨老前輩左右，虔執弟子之禮，求老前輩推愛屢及烏之情，慨予收錄。弟子得老前輩的覆蔭，諒這遼東道上，不會再有奸人敢來加害弟子。不過弟子這種請求，頗覺冒昧，老前輩指示弟子吧。」冀北八魔焦煥慨然說道：「袁老弟，論我與王師兄計師弟的交情，以及武林中的義氣，對於保護老弟此後的安全，義無反顧。只是我還有不得已之苦衷。老弟你可莫要誤會我在下是推託。實告訴老弟你，我身上的事情比起老弟你這點小事來，實有天淵之別。在最近數月

中，恐怕還有幾個出類拔萃的朋友來訪我。我絕不能再像以前隱跡潛踪，變名易服了。因爲這尋來的人；只要踏到遼東道上一步，我絕不能給遼東道上的好朋友們現眼，好歹我們得有一個算一個的比劃着看了。那時鹿死誰手，我也不敢斷定。你只要不離開遼東道上。不會不知道，我只要把這幾個朋友的事了當了，我定然在遼東揚揚萬兒，也給我們關裏的弟兄們爭一席之地，所以我現在實不敢奉屈老弟跟我在一道，簡而言之，我夫婦此刻正是生死榮辱關頭。自身尚且不保，焉能令你跟着我們蹈險呢？」

袁承烈道：「弟子一身飄泊，並沒有立身之地，可稱得起浪跡江湖，到處爲家。我現在冤遭誣陷，只得遠走邊荒，變名避禍，並非弟子胆小怕事。焦老前輩；你老一定能體量弟子。光棍不鬥勢，我們倒是不把死生二字擺在心頭。不過也得分事。眞要是落在這黑暗無天日的胥吏手裏，就是你有天大的本領，慘死他們手中，只不過落個異地冤鬼而已。我想着情願追隨老前輩左右，可以多得教益，就是把性命斷送了，爲老前輩稍效棉薄，倒也甘心，比落在官人手中強得多，求老前輩不要推却才好。」

這位冀北人魔焦煥，遂靄然說道：「老弟，我們相見以誠，我要以浮泛之情相待，老弟你的人留就任憑你了。我們既是一家人，我把我的行藏奉告，決無絲毫虛偽之情。此後我的下盤調度的如初，也正是我後半生的生死關頭；我應付這幾個對頭，只有憑我夫婦之力，不能借重他人。因為我們自己了結了，後患全無，還可以在遼東道上建立一點根基，樹後半生的事業。若是一借外援，反給自己招來無窮後患。袁老弟你想，我怎么不趁這次把關裏所懸擱的事，把他全結束了呢？」

袁承烈忍不住問道：「弟子愚淺的見識，固然是莫測高深，只是若不請示老前輩指示明白，弟子就是離開老前輩，也懸系着。聽老前輩所說的情形，並不是跟敵人約定了甚麼時候較量，敵人對於老前輩的行踪似已偵得落在遼東。老前輩已知道他們最近就要追蹤到遼東。可是老前輩的病未大痊，倘若在這時來了？老前輩怎能應對？」這位風塵豪客呵呵一笑道：「袁老弟，你倒是肝胆少年，我此後多得你這麼個知己，倒是件快事。你這麼關心，愈令我心感，我倒不能再掩飾了。實對老弟說吧，我原是脊骨的尾闕上被

仇家重手法所傷，任何人也知道我的下盤算廢了。可是我當日自知不是仇家的敵手，把傷勢故意的加重了一半。從那時起，不論親疎遠近全知道我是個廢人了。其實我當日受傷是真，我仗着師門的療傷秘法，只養了百日，就能行動。當日受傷後，我只在關內潛踪。可是那時行踪並不十分嚴密。我雖是治好了傷，依然矯作廢人。連同道中，全相信我這人算廢了，他們把我纏綿病榻的情形向外揚出去。又值我那仇家因事遠去江南，我夫婦乘機逃到關外。我們到遼東來，就親如我本門的人，我全沒教他們知道。可是我們來到遼東，仍然不敢稍形大意，依然矯作殘廢。我暗增修煉內功，練了一種「金剛坐禪法」和「盤椿」的功夫。總算這點苦功夫沒白下。操練的頗有進境。我這麼韬光養晦，直到今年，才被我這仇家踩着我的行踪。大概他已猜知我是矯作殘廢，隱跡遼東，待時而動了。……」

冀北人魔焦煥，說到這裏，頓了一頓道：「我因為當日在順天府了兩件案子，案情重大，好幾年的工夫總沒把這案圓上。事主又是朝中富權的主兒。那時想起來，那

時弟問，故此我回事，一時總完不了。我這仇家也是半爲私仇，半爲公事，不把我圓了案，決不甘心。我們這次再一朝了相，決難兩立。好在我尚有把握，不致落在他們手中。我的事大概如此，我把我的事情全告訴你了，你定能諒我不得已之苦衷了。」

袁承烈這才明白這位老英雄，趕情身措巨案，他的案情一定重大。自己前些年耳聞着北京城出過幾件重大案件，最厲害是某府邸失去價值連城的珍寶，傷了多少護院的；爲這案毀了好些官員捕役。這麼看起來，一定就是這位老前輩辦的了。自己不敢多問，遂恭敬說道：「原來老前輩尚有這些牽纏，真是弟子意想不到的，弟子妄爲老前輩擔憂，真是井底之蛙，以管窺天了。」

冀北人魔焦煥道：「老弟，你說那裏話來？這正是你熱腸俠骨的地方。我索性教你看看，我的狀況，你也就明白了。」說到這裏霍的站了起來，隨向袁承烈道：「承烈老弟，你來看，這就是我來到遼東操練的這點功夫。」隨說着把炕上的蓆子揭起，趕情下面全是木板。老婆婆也笑吟吟的走過來，把一扇扇木板揭起，只見下面並不是土炕。下面

深有三尺，埋着四根木樁，高及架在炕面上的木板。這位焦老英雄說道：「你看過這麼操練功夫的麼？大約你定沒見過吧？」袁承烈道：「弟子沒見過，請老前輩指教。」焦老英雄道：「這就是我來到遼東道上的所得，這就是我方才說的『金剛坐禪』和『盤樁』的功夫。我操練這種功夫，只有今夜教你看了，歷來我是十分謹慎嚴秘的，只有我老妻幫助我移樁換木。你此後口頭上還要謹慎，千萬不得向他人道及我的一切，你要知此事關係我今後半生榮辱成敗。倘若被我那仇家知道了，他就要另謀對付我之道了。」說罷哈哈一笑。

袁承烈道：「老前輩，這種功夫怎樣運用呢？」焦老英雄道：「這種『金剛坐禪』，和『盤樁』，全重在煅煉下盤的功夫。你來看，這種功夫，就是這樣練。」說着立刻跳到假炕內，就着兩根木炕前盤膝坐好，竟自架好架式，沉默着不言不動。可是袁承烈是太極門真傳，明白這叫內家的功夫，神功內斂，沉肩下氣，氣納丹田，眼觀鼻，口問心，舌尖抵上顎，齒稍扣，這是倒轉三車渡蕉橋，內家練的功夫。

這時見那冀北人魔焦煥把氣調勻，雙掌在胸前翻動，掌心向下，手掌向上，迴環空推空揉了數次。猛的右足伸出，用腳踵一擗木椿，就憑那麼粗的木椿，被這焦英雄盤椿力，勾得木椿吱吱直響。就在下盤一施爲，雙掌往外一翻，用雙推手，雙掌猛擊在木椿上，嘎噠一聲暴響，木椿竟從當中折斷。袁承烈不禁咋舌，這真是出人意外的功夫，只憑這坐禪運用下盤之力，尙能折椿，實非一般武功家所能望其項背，這真可以獨步武林了。當時這位老英雄含笑站起道：「袁老弟，我這點功夫，尙能與武林中人一爭強弱麼？」袁承烈道：「老前輩這種非常的身手，實令弟子佩服，老英雄若是臨陣對敵，這種功夫是怎樣運用制敵呢？」冀北人魔焦煥道：「這種功夫在武林中，我不敢說是少有練的，因爲金剛坐禪和盤椿，對於動手摧敵制勝，實非所宜。可是練時又須三冬兩夏刻苦的煅煉，始能有成。那麼這種功夫既宜於臨敵制勝，練時既須有真傳，更須有恆心，那麼究竟有甚麼用處呢？袁老弟何要知道這兩種功夫，運用若精，實能一強敵於俄頃，轉敗爲勝。這種功夫要在身遇強敵，自己已非敵手；遇到這種局勢，那麼身敗名裂只在

目前，只要運用這種功夫，就能制強敵之死命。在佯敗佯輸之下，就可以用上了。只要敵手用掌力擊到自己，自己被擊倒地，矯作已受內傷；敵手若是到近前察看，那就省了事，猝然發動這兩種內家氣功，用雙足一擡這敵人的兩腿，雙掌猝發，就認他是鐵打的金剛，也要立刻喪命在掌下。」

冀北人魔焦煥說完，立刻從那假炕裏走出來，彼此重新落坐。袁嘯風這才知道這位老前輩苦心孤詣的，自己精究出來這種武功，要與仇家一決存亡生死；用心之苦，令人欽佩，自己更是景仰干分。不過這位老前輩既然說是不教自己跟隨着，自己也不好再勉強，遂向這老夫婦告辭，並謝了陌路援手之德。焦老英雄道：「袁老弟不要忙，你我一道走吧，我在此處的行藏已露，更和這班虎狼官吏結樑子，我也不能再在此立足，只好遷地爲良了。」

當時遂畧事收拾，打點起兩只包裹，一口袋乾糧食物。這裏有官人留下的五匹牲口，兩桿火槍，擗壞了的兩盞孔明燈，用兩匹牲口馱着。焦老英雄夫婦各自騎了一匹馬，

袁承烈也得了一匹坐騎。

第三章 雪中人深山訪仇

這時天已五更過，東方將要發曉，出得屋來，宿露未消，野風撲面。焦老英雄遂令袁承烈略候，向老婆婆道：「你索性把這兩間屋子付之一炬，免得狼子們重來，給他們作歇脚之地。」焦老婆婆答道：「我也這麼辦，狼子們再來了，教他們連一點形迹全找不着。」一邊說着，進了正房，把燈台端起，立刻把紙窗全引着了。這種屋子，除了木就是草，立刻火苗子撲到外面。焦老婆婆走出來，這才各自上馬。

冀北人魔焦煥，喟然歎息道：「這幾間茅廬草舍，與我相伴了數年，今日斷送了，這兩間可愛的草屋，今生再不能看見了！」老婆婆接老道：「人生聚散無常，生死難測，這兩間小屋子又值得甚麼惋惜呢。」袁振武却覺抱歉，若不是自己拖累，何致使人傾巢？連表歉仄，老夫妻只是一笑攔住。說話間各自上了馬，離開已經起火的小屋。冀北人

魔焦燒竟一馬當先，不走大路，反奔了一股子蓬蒿沒脛的羊腸小道走來。看這條小道，雖有路徑可循，可是有的地方就被荒草把路徑隱去。所幸走沒多遠，天光已亮。袁承烈先是不敢問，後來見走的道路越是荒僻，按方向說，實是背道而行，袁承烈遂問道：「老前輩，弟子實不知老前輩走這種荒僻小道，是打算投奔那裏呢？」

焦老英雄含笑說道：「老弟不要着慌，這地方是一條捷徑，只要出了這股小道，就到了博倫地面，佛力山的山口。只要入了佛力山，就讓是那羣狼崽子再追下來，教他仍然失望而去。這片山裏，崎嶇險峻，他們就是有多少人來，我們亦無所懼了。我把袁老弟送得進了佛力山，我們再分手，我就放了心。你從那裏再奔邊荒之地，另尋寄身妥善之所，還有甚麼可慮？」

袁承烈這才知道這位老前輩竟是爲了自己，繞走這種隱僻之區，爲是既沒有馬匹行程的迹象，更可以出了虎林廳管轄的地面。對老前輩這種關懷照顧，真教自己感激涕零。走到辰時光景，才到了佛力山的北半部黃沙嶺。果然這裏越發荒涼，有時數里不見人迹。

。這座山尤其是危崖峭壁，榛莽叢生，一入這座山徑，簡直連個打尖的地方全找不到。又走了一天，到了傍晚時候，才在山坳裏找着幾個獵戶簇居之所，就在他們這裏借宿。關東民風樸厚，只要是行路的錯過了宿頭，就可以在民家投宿，主人不論貧富，必食宿兼供，決不至拒絕。不怕這家子是極寒素的農家，食無細粒，房無餘室，家中雖是婦女同屋，也不肯教客人露宿去。就是客人太多，他們也分送到四鄰，實在熱心無比。當時這位冀北人魔焦煥，帶着老伴，和袁承烈，投宿獵戶家中。這獵戶倚山而居，木石壘壘，倒還有空間的住室。夜間這位風塵豪客冀北人魔焦煥，悄悄把袁承烈叫起來，立刻向袁承烈道：「袁老弟，我們竟日奔馳，盡走的是這鬼崎嶇的山道；直走到這種荒僻的地方，我們才投宿，你可知我的意思麼？」

袁承烈道：「弟子想是爲避那虎林驢的惡役們了。」這位風塵豪客焦老英雄點點頭道：「你說的倒也不差，不過不盡是這個意思。我們天討後，就要各自東西，此後看個人的緣法，是否還有重聚之日，或者也許就此一別，竟成永訣。我若死在仇家之手，我這

老妻也絕不獨生，勢必與仇家併了命。老弟你現在雖然困在風塵中，早晚總有出頭之日，我深盼你到處把眼力放開，也許另有遇合。這關東是英雄薈萃之區，草莽間很有些奇才異能之士，不過越是有真實本領，挾有過人絕技的，越不肯輕炫輕露，很是難求。所以我說是得看自己的緣分遇合了。我來到這裏的原故，半爲躲避虎林廳惡役，半爲我們以後的打算。此處雖然還是佛力山，可是已到饒河交界的地方，任他虎林廳的官役怎樣不甘心，大約他也奈何不了我們。因爲他沒有海捕公文，不能越界來蹤跡我們。你在這邊荒暫避一時，歷來官家的事是，吏不舉，官不究。只要時日一久，就不要緊了，你此後就用袁嘯風的名字，寄身邊荒，諒不會有人窺破你的行藏，自己再處處多謹慎，能夠在潛踪避禍期中，加意細訪得技擊名家，武林前輩，一樣能夠得着一身絕技。何況你原有的一身功夫，已非一般平常武師所能望其項背，若能再經武林前輩有精純武功的一指點，就能有深奧的造就，那時得償夙願，豈不因禍得福。這裏有點零整的銀子，一共有二百多兩，老弟你把它帶着，節省着用，也能花個一年半載的，這是我們夫婦一點意思

，你收起來吧。」

袁承烈見驟遇人魔這樣慷慨之情，出於意外，不禁感激涕零，站起來道：「老前輩千萬別這麼辦，弟子與老前輩賢伉儷萍水相逢，既蒙不畏強頑，拔刀相助，使弟子免遭繹綆之苦，弟子感激老前輩已銘心刻骨，沒齒難忘。弟子本意要追隨老前輩左右，一來稍報鴻恩，二來也可以多受些教益。只是老前輩自身有仇家未能解決，弟子縱有稍效微忱之心，只是弟子武功太淺，歷世未深，此中情形，難測高深，所以只好遵從老前輩的指示，暫時作別，變名避禍。弟子萍水相逢，受恩深重，涓埃未報，心中本已難安。並且弟子囊中尚有餘資，那好再領老前輩的厚賜，請老前輩收起来吧，弟子還有用的，弟子心領了。」

這時焦老婆婆，眼望着袁承烈，帶着十分親切的神情說道：「承烈，你這話就說遠了。實不相瞞，我們老兩口子，自從避禍遼東，所有從前的同門師友，江湖同道，多親近的朋友，全算一筆勾銷。我們夫婦直等於已脫離這個世界，我們也不願再和泛泛的人

來往。這幾年真如陷身絕域一樣，如今忽然與你相遇，一見面，我們不知不覺，就好像天涯作客，困阨異鄉，遇見親了骨肉似的。說不出來的那麼安慰，你說這不是緣法麼？所以我們早商量定，不能教你落在他們手裏。其實你和我們一面沒見過，只不過與我們的老友王奎有些淵源，可是我們就覺着要教你受髡髮之傷，就對不過你和你師傅了。你不應再和我們作假，你身邊所有，不足百金，還連你那只銀鑄的水壺算上；你以後寄跡邊荒，誰也保不定甚麼時候就有安身寄命之所。你也許三兩個月就有了遇合，也許三年五年找不着託身之地。並且你出身富厚之家，雖則流落江湖，尙沒走入歧途，你一個窮住了，就怕寸步難行。不怕你笑話，我們却是生財有道，我們手頭一素了，還可以照顧照顧貪官污吏，土豪奸商。所以你身邊總要多富裕些川資，以備不虞。你也在外飄遊這幾年了，難道還沒見過異鄉作客，舉目無親，好漢無錢，寸步難行，是一點不假的。你想我們對你這麼關心，人各一方，各難相顧，我們不替你打算好了，教我們老兩口子怎會放心，承烈，你快快收起來，到了大鐵甸上，兌換些金子，以便攜帶。你再客氣，反

教我們難過了。」

袁承烈自從雙親見背，爲兄報仇，浪跡江湖，天倫之樂早就被命運剝奪淨盡。每每走在各處，看見人家母子兄弟，未嘗不艷羨動情。只有暗暗嘆息而已。如今在逃亡身搆大禍，逃進荒山，居然有這位老婆婆情同慈母，殷殷愛護，不由觸動了身世飄零之感。自己雖是歷來心腸硬，性暴，不慣溫婉的酬對，此時竟被這焦老婆婆一團熱腸化過來，兩隻豹子眼中，幾乎落下淚來。真是英雄氣短，兒女情長了。遂往二位老前輩面前一跪，叩頭拜謝。焦老英雄忙說道：「承烈，你怎麼又這麼俗氣起來，你我遠提的到謝字麼。」

當時袁承烈叩頭起來說到：「不怕老前輩見怪，弟子在故里時，家道小康，還有些財產。自從與豪強結怨，家業一敗，變賣最後僅有的一點產業，弟子在外飄流這幾年，倒還沒窮住過。弟子落魄江湖，說不起揮金似土，易但是江山改，秉性難移，總還沒把銅臭看重了。弟子不是謝的老前輩賞賜，弟子衷心感謝老前輩這份熱腸。老前輩拿我當子女看待之情，弟子此生但有一息，決忘不了，現在浮泛的話不便說，也不願說。只要

弟子不葬身邊荒，稍有寸進，定當重報。弟子這裏依實的收下了。」

這位風塵豪客才含笑點頭道好，又囑咐了一番，令袁承烈把銀兩包好，復說道：「我們分手之後，你只走二三十里；就出了佛力山的邊界。這五匹牲口，我們本想全教你帶走。只是我們想着，嗣後或許還有用牠之處，所以我們還是留兩匹，你牽三匹走，到了城市的地方，你把他全賣，不論貴賤合算不算算，趕緊脫手。論起來你本可留一匹自己騎，不過你要知道這是官家的牲口，莫以爲這一帶牧場又多，一樣毛皮的牲口多着呢，絕不會有人來認。你不知道，這種官馬，在鬃毛底下，或是腿腋子裏，馬毛上已烙有火印，雖是日子多了，毛長起來不細看不易看出來，但是凡事不宜太大意了，總以謹慎爲是，不要因小失大。」袁承烈道：「那麼索性老前輩還是照樣的帶四匹走吧，還得馱行李呢。」

老婆婆笑道：「你那裏知道，我們得穿山而行，不能再騎牲口，只有兩匹駝衣物行囊就足行了。」袁承烈只得遵命。這時天已到了五更左右，全把包裹打好，袁承烈自忖

前路茫茫，不禁一陣陣看着兩位老前輩發怔。這位老婆婆幾次對袁承烈欲言又止，有兩次老婆婆湊到焦老英雄面前，眼望着自己，低聲向焦老英雄耳邊說話，焦老英雄只是搖頭。這位老婆婆遂不再言語，立刻全預備起身，一會兒天色大亮，焦老英雄等遂路事梳洗，這裏的獵戶已然在曉色朦朧中進了山。只賸下一老一少，一個是看家，一個收拾獸皮。焦老英雄厚酬了獵戶，一同起身，原是打發袁承烈先走，應在離開獵戶家裏一箭多地的一段山道上分手。袁承烈惜別情殷，那肯就走。袁承烈在先只是念到這位風塵俠盜，陌路相逢，慨然相救，得脫虎狼官吏之手，全仗他們老夫婦之力，已是感德難忘。自己本想從此追隨這位俠盜身旁，不再作別圖，雖明知自己也得歸入綠林，自己也認了命；反正不做傷天害理的事，本着真正盜俠的行徑，劫富濟貧，鋤強救弱，未始不是英雄好漢的本色。並且這位焦老前輩名重武林，一身絕技，自己只要虔誠敬奉，終能邀他的眷愛，傳授幾手驚人絕技，一樣能夠到舊日師門，一顯身手，吐一吐當年受辱的惡氣。自己主意打的雖好，看他老夫婦的口氣，對自己倒也垂青，無奈焦老前輩有難言之隱，

他老人家是避禍潛踪，埋名隱跡，處境跟自己相同。可是老人家還有仇家，已竟尋到遼東，不久就要一分生死，絕不容第三人參與其間。有這種情形，把自己一番熱望又化作寒冰，自己也不敢過切要求，恐怕愛之足以害之。只抱定只要自己不埋骨邊荒，能立起一點事業來，定要報老前輩的大恩。這番心意，可全是在未到佛力山以前打的主意，及到了佛力山黃沙嶺，這一路上，焦老英雄不過推誠相與，把以前的隔膜全無。唯獨這位老婆婆有如慈母一般，對自己從不知不覺中十分的愛惜親切，自己不由也懷了十分依戀之情。若說是短短的時間，那來的這麼厚的情感，這真得說是有宿緣了。從黃沙嶺獵家一起身，袁承烈就覺着像是當年在故鄉決定別離故土，憤走遼東，留戀家鄉，不忍別去時的情況。自己只不願就這麼分手，當時全是牽着牲口，到了這條山道上。焦老英雄揮手道：「承烈老弟，咱們再見吧。」

袁承烈淒然說道：「老前輩，好在你老的去處尚遠，您不論如何不願意，也教弟子再送您幾步行麼？」焦老英雄見袁承烈這種情形不忍過拒，可是看袁承烈那種英勇剛

強的相貌，竟會有這麼厚的情感，殊出所料。自己是衷心也不願把他打發走了，也是事不由己，徒喚奈何。遂想了想，看了看老妻，點了點頭道：「好吧，盛情難却，我們再共談一程，好在這段還平坦，走吧。」袁承烈欣然相隨，果然這一段山道倒是好走，一邊走着，焦老英雄不住指點着這一帶的山形地勢，以及人山深處，那兒可以樵採，那兒是獵人常到的地方，只是絕不題自己去的道路。且談且行，走出約摸有二里多地，前面是一道高崗。冀北人魔焦煥停步道：「袁老弟，俗語說的好，送君千里終須別，不要再送了。」袁承烈道：「老前輩，何必忙呢，這次一別，連弟子也知再見面實難，弟子送過嶺去就是了。」冀北人魔焦煥眉頭一皺，方要說話，被老婆婆攔着說：「承烈，你是一番好意，只是他不願你再往前走，因為前面盡是崎嶇難行的山道，一個記不清，就許迷了路，豈不是反美不美了。」

袁承烈見冀北人魔焦煥老英雄，神色上已有不悅之色，忙說道：「既然是老前輩不願弟子再送，弟子謹遵老前輩之命，咱們再會了。」當時這位老英雄點了點頭，走出幾

步，到了這道崗上。袁承烈牽着三匹馬在崗下怔着。眨眼間，焦煥和老妻已下了這道山崗，袁承烈把這三匹馬的繩，全往一處一結，飛步上崗，到了上面。只見那老夫婦已奔了一條曲折難行的草徑，所經過的地方，盡是一排排的小樹，和高與人齊的荆棘和荒草。跟着再看時，這老夫婦已竟被叢蒿蕪莽蔽住。

袁承烈張目遠望，想不到二老竟這樣走去，突然不辭而別。不住嘆息着，退下高崗，自己懶洋洋的騎上一匹馬牽着兩匹，竟從原來的道路返回。順着那平坦的山道，奔山外走去。走出也就是三四里光景，這一帶雖是不難走只是已在佛力山中央地帶，那有個人影子？只有一羣羣奇禽怪鳥，不時被的袁承烈的馬匹蹄聲驚起，再也看不見別的。空山寂寂，在道上走著，心中十分悶倦。赶到又走了四五里遠近，眼前見是一片樹林，山風吹處，唼啦啦時起繁響。袁承烈將將轉過這片樹林，突聽得身後高處，有人招呼：「袁承烈慢走，我還有話吩咐。」

跟着一扭頭，只見從樹林飛墜一人，正是冀北人魔焦煥的老伴焦老婆婆。袁振武從

見她老人家面起，就沒見她正式施展飛騰絕技，這次看的清清楚楚，趕情這夫婦二人全是一身絕技。只這神輕飛迅捷小巧的功夫，已非常人所能望其項背。當時這一驚非同小可，忙即翻身下馬，搶步上前，口尊：「老前輩追踪弟子，可是有什麼吩咐嗎？」

老婆婆來到近前，止步站住，依然是老態龍鍾之色。這位焦老婆婆雖是追趕自己這麼遠，這般年歲，居然氣靜神寧，呼吸勻停，絲毫不帶奔馳過的跡象。莫說自己比她人家相去何止天壤，連身負三絕技的太極了，也沒有這麼純的功夫，不由越發驚嘆。焦老婆婆道：「承烈，你可不要把我夫婦的心意看左。聽我把口風說與你，可不准你隨意胡來，那就辜負我們待你的心了。」袁承烈見焦老婆婆這麼遠的奔來，定於自己有要緊的話，隨滿口應承道：「老前輩放心，弟子一切事唯命是從，決不敢妄自主張，請老前輩指示一切！」

這位焦老婆婆立刻說道：「承烈，此次我們匿跡荒山，並非專是避仇躲禍，不過現在就着敵人未來之先，略事預備。跟你分手之時，見你依依不捨之情，令人心感。我們也深盼事完之後，早早與你相聚。你可要緊記我們的誥戒，不可忽視我們話，不到教你

來時，可千萬不要來。我們此次從佛力山黃沙嶺，沿着那條孤嶺往東下去，走到嶺盡頭，約摸有十六七里，那地帶越發荒涼。那裏有一片松林，橫阻着往東去的道路，看着是無路可通，可是只要方向不走錯了，穿着松林往正東走，只有三里多地，就可以穿過這片松林。若是走錯了方向，不論往那邊走斜了，也不易再出來了。過了這片松林，就是佛力山最高峯接天嶺。到了接入嶺，再往東南不足二十里，便是千豹峯。那裏是此山野獸最多的所在，我們就在那千豹峯落腳。你在半年後，如若思念我們，可去尋找。屆時我們如能尚活在塵世，必是已把強敵克復。倘或尋不到我們，必是已竟埋骨荒山，我們只可來世再見了。你可要聽從我們囑咐，不可早去，去時必酌準了早晚時候，你能夠依從我們的話麼？——

袁承烈一聽有了指望，正是驚喜交集，立刻答道：「弟子蒙老前輩推誠相待，敢不拜命。弟子定遵老前輩的囑咐，半年後，到千豹峯相見。但願老前輩逢凶化吉，遇難呈祥，能夠令弟子追隨左右，弟子於願已足。」焦老婆婆立刻把手一揮道：「對！相見有日

，去吧。」跟著翻身一縱，捷如飛鳥，沒入深林，轉眼無踪。袁承烈欣然自慰，想不到有這種遇合。立刻打定主意，現在既已知道這位老前輩的下落，倒不必忙在一時，現在要是跟踪趕了去，就許好意翻成惡意，招他老人家的厭煩。聽他老人家說過，他的仇人找來，總待在三個月左右，自己這時先往邊荒一帶轉一週。如有所遇固好，屆時自己悄悄趕去，雖不能助他老人家一臂之力，自己能夠不露面還不是不露，暗中也見識見識焦老前輩的對頭，究有多大本事，致令名震江湖的焦老前輩夫婦那麼重視。萬一自己有可以相助的地方，也許暗助一臂之力，不致就會把老前輩招惱。

袁承烈打定主意。遂先趕奔饒河州。到那裏落店時，用袁嘯風的名字落店簿，教店家把兩匹馬給賣掉。稍住了兩日，仍然起身往北走，到昂甘喀蘭山，奔河套，繞邊境，到處訪尋武林名家，技擊妙手。只是一幌兩個多月，不只毫無所遇，反倒一再撲空，教自己十分灰心，每到一處，自己必要向人打聽當地誰是武林前輩，那裏有好武師，雖不能到處有，可是隨便到一處，總可以聽到人談論，某人武功怎樣好，以甚麼兵刃成名，

曾經跟已成名多年的老武師較量過，兩人才打了個平手。如此聽來，關外練武的人不能算少。說的人又繪影繪聲，形容如真，袁承烈在先聽到有這種能人，豈肯失之交臂，滿腔熱望投去。赶到一見着，不是徒負虛聲的把式匠，就是盤聚當地的匪棍。袁承烈連着攆到幾處這種路道，漸漸明白了盲目訪求能人，不啻緣木求魚，白落得一肚皮悶氣。更知道真有非常本領的，絕不會這麼輕炫輕露。像荒原所遇的冀北人魔焦煥，名震大河南北，不是自己被官役趕得誤投他家，那會知道住在那荒野裏的買饅頭的老貧婆，和病廢的老人，竟全是風塵俠盜呢。

連連碰壁漸漸灰心，輕易不再作那種冒昧的舉動。一幌已是深秋，塞外天寒，在邊荒游蕩得實覺意味索然，心中計算起來，已距焦老英雄與仇家會面的時期不遠，遂決計投奔這位老前輩。如能收留，多少傳給自己一點武功，也不枉遊蕩了這幾年。遂從邊荒折轉來，自己仗着有一騎快馬代步，免却許多勞頓。

這天來到佛力山境，自己一想，當日焦老婆婆趕來，雖是把地勢說與了自己，說是

他夫婦在佛力山人跡不到的千豹峯隱居，雖則是有了地名，可是明明說是那裏見不着人跡，連獵人錯非有純功夫，或是走迷了路的，悞撞到那裏，終年不會見到人跡。那麼自己去了，深入這種荒山，沒處打聽路道，能否到得了，却是個疑問。萬一找不着，再把道路走錯了，再有意不到的意外危險，此行實是拿命去換未來的前程。自己必須有個預備才好。袁承烈想到這裏，這匹牲口還是不騎的好，倘或到下山深處，只宜步行的地方，反爲牲口所累。打定了主意，遂在佛力山口外，把牲口賣掉。自己在店中把乾糧預備一袋，除在東邊魯家園子帶來的十香鹿脯，又買了些可以收存放的乾菜，全打點好了。自從身到塞外，雖則相遇上有奇技異能的人，自己可不敢輕視武道中人。就是遇上幾個跑江湖餬口的，以武勇標榜，徒負虛聲的，也是敬而遠之，不敢隨便輕視，故此絕不肯把自己有武功的形迹，示露於人。連兵刃全不預備，只用一柄手叉子，作爲護身之用。結束好了，揩起包裹，隨即起身。

入了佛力山，時序已深秋。關外氣候特別冷，山裏頭尤其山風凜冽。袁承烈雖則來到

關外數年，可是在酷寒的時候，還沒在荒涼山徑裏走過。此時未入嚴冬，自己只有一身初冬穿的棉衣，又因為身邊帶着乾糧，衣服太多了更覺着麻煩，更覺沒有多日耽擱，索性容到有了準安身之處再置備，這一來可上了當。進山的第二日，山裏的風起，已覺得有些衣服單薄。但因邊山一帶還有人家，一到日沒時，早早投宿，還可禦寒，也不甚覺酷冷，投宿時，山居的人除了樵採的，就是獵戶，人家見了他這種行裝神色，未免有些懷疑，遂向他盤問進山來作甚麼，袁承烈只說尋自己有個胞兄，住這佛力山當獵戶，這是找他胞兄來的。別人看他情形可疑，好在投宿時還規矩客氣，遂也不再追問，只說若是有投奔的地方還可以。因他穿的這身行裝，倘若一變天，非凍壞了不可。等到入山以後，全子貧農人家，就是袁承烈想置辦這些衣物，也沒處置買去。袁承烈趕到找到黃沙嶺。已走了三天。其實道路並沒那麼遠，只因從北山口入山，道路全走錯了，所以多走了許多冤枉路。

趕到一過黃沙嶺，便沒有常行的山道，樹木叢莽，滿山谷裏到處阻滯得無法穿行。

崗巒起伏，僅僅有幾段樵採的小徑。趕到入山逾深，連那斷續樵徑全沒有了，路上崎嶇，更加難走。趕上晴天，有太陽照着，還不顯怎樣，一趕上山風大起，日被雲蒙，居然跟內地裏嚴冬時候還要冷。袁承烈十分後悔，入山時只顧了預備乾糧，却忘了這一帶氣候很冷了。有心轉回去，又想到這種難得的際遇，自己怎好白白錯過，遂打定了主意，不論受多大艱難困苦，也要拜見這兩位老前輩。自己遇到實在實在太冷的時候，揀那平坦的山道上，練一趟拳，立刻把身上的血脈活開了，稍覺可以禦寒。趕到過黃沙嶺的第三天，才找着那片松林。自己覺着方向並沒走錯，可是按着那日老婆婆所說，度過黃沙嶺，不過十六七里的山道，就是那片松林，怎的走已竟走了兩天多，還沒見松林影？這真是怪事。可見山行最是困難，明明方向走的不差，無奈心想往那裏走，那裏竟是絕澗高峯，沒有通行的道路，任你多麼會辨方向，也教你走迷了。

袁承烈又走了一程，趕到一入松林，袁承烈越發步步小心，不敢絲毫大意。只是此地人烟絕跡，松林連綿，全是千百年來無人採伐，有的年代久的，竟有數抱粗的巨樹。

上面的樹帽子又大，遮天蔽日；有時好幾箇地見不着天日。容得有露出天光的地方，再辨方向，已錯走了好多道路。袁承烈自幼生長富厚之家，雖然身入江湖，總是沒吃過多大苦，此時走到這種荒山裏，衣不禦寒，飲食無地，夜宿山巖古洞，說不盡的苦況，時時得提防猛獸。好容易走過了千百年的松林，山路益形險惡，氣候愈冷。自己心想照着那老婆婆所說，必須到了接天嶺，再走二十里，才到千豹峯，他們夫婦就在千豹峯下匿居。若是按平常行路，不過走半天就可以到了，只是天公有意給袁承烈加此苦子吃，才出了松林，天上彤雲密佈，朔風凜凜，頗有嚴冬景象，袁承烈原本想到山道難行，自己計算到所走的山道，最多不過三天還算是沒敢那沒預備，所帶的乾糧尙夠五天用的，可是在邊疆海口，帶了兩小匣魯家園子的特產，十香醬鹿脯，這種路菜是東邊的特品，不僅終年不變味，就是最熱的三伏裏，也絕不會壞。當時本打算沒有別的孝敬老前輩，想到老前輩，山居不便，飲食一定很難得的。東西雖薄，總還用的着，這種江湖人，必要投其所好，這點東西帶去，雖不值錢，定能稍博老人家的喜歡。這一來無意中反倒救了

自己的急，走到第六天上，所帶的乾糧已吃完，只好用這鹿脯充饑，自己覺着方向沒走錯，可是怎麼走了一天不見甚麼高峯，袁承烈此時十分懊悔，心想要早知這樣，怎麼也得把行裝食物預備週全了，這一來天一降雪，一個找不着這位老前輩，不餓死也得凍死，不過現在後悔也有些來不及了。遂冒着颯颯的寒風走着崎嶇的山路往前走，登崖，越澗，有時道路不通，真得攀藤附葛，這樣翻過兩處，崇崗深澗，心裏驀的一鬆，見數箇地外，一排插天高峯宛如屏障，這種情形必是接天峯無疑了，當時的精神一振，也續着道路好走多了，但是剛一鬆心，天上的陰雲越發沉了，趕來到離峯最近一遺山嶺上，這里一叢叢的小樹，一人多高的荒草，倒足可以藏身，遂先從密林中往前試着察看。只見那嶺下形如一片廣場，比他身藏的地方矮着兩丈餘，只是這片地方十分奇特，除了一叢叢的三太古樹，就是稜稜的石筍。犬牙交錯十分難走。在高峯下，形如一面城牆，上面掛了不少積雪，雖是將到嚴冬，草木全枯的時候，但是這一帶多是耐冷傲寒的樹木，松柏樹依然是綠生生的十分古茂，地上的荒草，雖已枯黃，只因沒人去芟治，依然是亂蓬蓬的遮蔽着道路。這時袁承烈仔細查

看了半晌，只見下面寂靜無聲，不似有人到過這裏，可是凡是行人的地方，地上除了突起的石稜，所有較平坦的地方，滿似有人修整過，袁承烈在這因爲離着峯下，還有二十多丈，又有樹木荒草遮蔽着，不能把峯下的全貌入目。想要下去，見往峯下去的道路，除了明現着的一道斜山坡別無道路可以下去，只是峯下又不見人跡，似乎可以下去察看察看。自己想到已竟食糧斷絕，盡自耗下去，危險實多，遂不再顧及一切，從一叢茂草往外移身，就在身形剛要出這隱身之地，突聽得離開自己面前約有十幾丈遠的一片小樹叢中，唰啦的一響，袁承烈聽覺靈敏，急忙縮步，向那邊察看，只見樹叢中隱約是兩人，全是一身青衣，身形很是輕快，一幌就看不見兩人的踪影。袁承烈和冀北人魔焦煥夫婦相處的時候雖然很暫，可是因爲彼此間一見如故，所以心目中已存了兩位老前輩的影子，此時林中人雖只一瞥，可是已認定絕不是焦老前輩的踪跡，自己心裏一動，躡足輕步隱蔽着身形，從密菁中往前進身察看，在轉過對面那片樹林的一角，竟看見兩人竟從那片林中竄出。這時暗中已然看清，兩人是一老一少，老的可不很老，少的也不很少，

這個老的年約五十上下，身形瘦不露骨，黑鬚一張臉面，目射英芒，兩撇燕尾黑鬚，長不盈寸，身上搭着一個長有三尺的包裹，身形矯健。那個少年也有二十六七歲，細條身材，只是眉宇間頗現奸猾之色，也是身上搭一個長形包裹，兩人先後施展身手，只一點地，騰身躍起，竄向另一叢林木裏，身形立隱，袁承烈一看那兩人舉動，才覺兩人實非平庸之輩，遂更加了一番警戒，自己伏身在這片荒草叢中，唯恐有了聲息，驚了來人，自己一挪動，這片荒草必要發出聲來，必要等待那山風過處，草木全受了搖動，自己才藉勢往外移動。呆了很大功夫，突然離自己站的地方，只隔着丈餘，荒草唰啦的一響，這一下把袁承烈嚇得幾乎出了聲，想不到這兩人竟同時也竄進荒草裏，這真是突如其來。袁承烈生怕兩人，只要往這邊一湊，自己非被他發覺不可，並且自己又不能在這時躲避，只要一有聲響，絕瞞不過這兩人的，索性伏下身去，靜以觀變，那兩個人伏了不大工夫，那年輕的忽的低聲發話道：「師叔他們分明在這峯下落了腳，就那巖洞中情形看起來，一定是在這裏住了很久，他們絕不會離此他去，可是怎會沒有兩人的踪跡呢？」

「那年老的也悄聲答道：『我不是囑咐你了麼，沉住了氣，這兩個老鬼不是容易應付的，所幸那老鬼還沒離開拐杖，洞門裏那根棍子，不是已用壞了的一根木拐麼，現在沒在這，許是因爲已見了雪，恐怕往後食糧斷絕，再見不着野獸，豈不把兩個老傢伙餓死。所以他們盡自不回來，許是搜索野獸，預備冬糧，我們無論如何，也得暗中先察着他們一下兒，我們絕不能冒昧下手。』」

那少年略一沉吟道：「師叔倒說的不差，可是我總犯啾咕，我聽我師傅說過，這兩個老怪物，足智多謀，十分扎手。別是再弄什麼花樣，強龍不壓地頭蛇，這里他雖也是客居，可是總算早在這安下根，我們是人地生疎，別再着了他的道兒？」老者道：「他們的詭計不可不防，可是諒還不致就讓他制住了咱們，我看咱們無須在這耗着，咱們還是回那裏歇着去。」

說話間兩人身形移動，不一刻。已離開這片草叢，袁承烈始終屏息等待着，更看準了他兩人的去路，自己容這兩人走遠，轉過了一片樹林，遂輕身縱躍，跟踪過來，只見

這一帶是樹林後，是一片較高的危崖，袁承烈到了崖頂上，慢慢探身往後查看，原來那兩人竟自在崖後一座石穴裏存身，袁承烈只伏身看着，只見兩人把身上的包裹解下來，放在身旁，各據一塊巨石坐下，那少年却從石洞裏提出一只荊條編的提包，從裏拿出兩只水袋，一個盛食物的軟包，裏面盛着醃肉，炒米，鹽醃，各提着一只水袋，且啖且飲，十分愜意似的。一陣風吹來，吹過一股子濃烈的酒氣，袁承烈這才知道兩人「喝的不是水，趕情是酒；莫怪這麼涼天，兩人越坐越熱得面上全透着紅了。

這兩人在先只是盡力的吃喝，這時老的把水袋的口塞嚴放下，向那少年道：「我只怕他兩個萬一遇了意外，已竟「吐了點」可把我害苦了，你想那件東西，他們未必帶在身邊，必然隱藏在別處，兩人一遭意外之禍，那件東西定然白白的埋葬在荒山裏，我們恐怕再沒有得他的指望了，說到這裏。那少年立刻眉頭皺了皺，向那有年歲的說道：「我看還不致於就落到這步上。咱們好在食糧還夠耗個十天八天的，我們閒着也是閒着，索性往後山再趟一下子，倒是看看後山有甚麼地方，萬一他兩個已不在這千豹山下，我

們豈不是白等了麼？」那年老的似乎無可無不可的站起來，那少年把地上放的食物全收進洞去，兩人並把包裹繫在身上，飛身縱上崖壁，眨眼間沒入荒林蔓草中，袁承烈容兩人走了一會，自己暗中打定主意，遂躡身躍上崖頭，這次却是分毫不敢大意，脚下全揀着草隙走，恐怕脚步太重了，把這附近的草踐踏的太顯出痕跡來。容易覺了雪中人，到了先前他兩人坐的那兒，見外面沒有什麼，那石洞原來被荒草遮蔽得只看見一片崖壁，不是先看着雪中人出入，極容易被濛混過去，袁承烈到石洞口往裏一看，敢情這石洞裏面只一間小屋大，要是兩人全在石洞裏歇息，全得坐着，他們方用完的食物，袁承烈仔細一找，才找着，莫怪這雪中人一老一少，存望食物那麼放心，不怕被野獸給飽了饞，原來洞內石壁上離地四尺高有一塊崩塌的，正崩下一個石穴，裏面能存許多物事，口上用一塊重有二十餘斤的巨石，堵在那，任甚麼也鑽不進去了。

第四章 少年客洞崖搜奇

袁承烈看明白了。心想我袁承烈自入江湖，自立定志願，要不貽門戶羞，不取不義之財，那又知道，今日竟來到佛力山中，竟擠得壞了操守；看起來爲人真是蓋棺論定，我今日一偷取他人食物，就算跟孀婦失節差不多了。可是剛一要搬那堵穴口的石頭，又把手縮回，這麼欲取又止的好幾次，恨聲說道：「管他那些事呢，我又不是見財起義，有甚麼對不住自己，遂把那塊石頭搬下來，往地上一放，見裏面盛菜的荊條小菜籃子，乾糧袋和酒瓶子，幾樣的冷食，每種全是許多，足見雪中人，入山後已打定了主意，預備了可以吃十天八天的，可見他們有備無患，袁承烈不敢儘自耽擱，匆匆把食物拿了兩樣，趕緊把其餘的原封裝好，放在原處。仍把石頭給堵好，自己轉身形竄進叢草裏，把包裹包紮好了，往背上一措，胸前斜打麻花扣，收拾好了，繞着竄上高崗往前看了看，見前面是亂山，起伏，看出很遠去。自己心裏索性且自由他，遂折轉身來離開崖上，仍

然藉叢草樹木隱身來到千豹峯對面，只見峯下仍是靜蕩蕩的跟方才是一樣的情形，自己回頭看了看來路，也並無一點別的跡象輕身縱下山坡，時時藉着一排排的樹木障身，趕來到峯前。只見壁立的石屏下滿長着荆棘藤蘿，這一座峯脚是有十幾丈長，可總看不見那更有洞穴。袁承烈看着好生疑惑，方才明明那雪中人已指定是這裏，兩人向這察看那麼些時候，那會錯的了，並且絕不會崖洞開闢在峯腰上，可是這片藤蘿倒足可隱蔽，袁承烈想到這，驀地想起，自己實在是蒙住了，這藤蘿長的過密，大約在這裏了。想到這遂不再隱身，急忙現身出來，仔細察看，果然不大工夫就被自己發現有一段藤蘿，全是乾枯的，趕到撥開一處，原來棍子早已拔下來，浮搭在地上草棵子裏。趕到再撥着一細看，那洞門突現，這座石洞門前有五級石凳，所以洞門較地面高出四尺多來，巖然製了一副木門，袁承烈隨即上了石階，見木門虛掩着，自己入着胆子輕輕把門推開了一些，側着身子往裏偷窺，洞中本應當黑暗的，可是石洞裏雖沒有外面亮，可也不很黑暗，只見裏面確是空空洞洞的，自己放了心，把門推開，進了洞門，回身先把門掩上，雖明知

這是焦老前輩所居，可是總以為能親眼看見老前輩，萬一這裏不是焦老前輩，這人冒然回來，自己無故侵入人家所居，對方雖以強暴的對付，自己無言答對。總以小心為是。把門掩上，還怕洞中人冒然回來，自己躲避看視木門後有一塊石頭。看情形正是頂門用的，可是分兩太重，自己費了很大的力氣，才把這塊巨石挪過來，估計這塊巨石，足有三四百斤重。仗着是在地上，自己尚能勉強的搬動，若是想把它硬從地上搬起，自己實沒有那麼大的膂力，袁承烈把門頂住，這才回身往裏走，一進洞門是很短的一段過道，再往前，裏面地勢很大很寬闊，成半圓形。上面有兩處天然的洞穴，側做了這座石洞的天窗。故此洞中並不顯得黑暗。袁承烈一面注意到外面響聲，輕着脚步走進裏面細看，深服焦老前輩夫婦果然是英雄豪俠的胸懷抱負，畢竟與平常人不同，這份堅苦卓絕，實非平常人所能做得到的。因為這座石洞，只這麼三四丈的地方沒有一點別的隱藏遮蓋的地方，一覽無遺，只在靠左邊石壁下架了一副木鋪，並沒有整潔的木板，只用那剝去枝皮的較直的樹枝子搭架的，上面鋪着一層葦草，葦草上更鋪着一層豹皮，床裏石壁上掛着一

只極大的葫蘆。迎面用厚約尺餘，長有四尺，寬有二尺架起一架石案，上面放着一只四不像子的燈台。這只燈台，用一塊天然較齊的石筍，把尖上削平了，鑿了個凹窩，裏面洋上折脂，攔上幾枝細草做燈用。石案上另有幾隻碗，和一把壺，袁承烈認識是入山時帶來的，石案兩旁還有兩個石墩，當作坐具。靠右邊石壁下，是一個用石塊架的火灶，旁邊放着一只銅鉢，和一把銅壺，全被烟火燎得烏黑，僅有平常摸得地方，略辨本來面目。在牆角的牆半腰，用木柴架起一個粗糙的木架，上面擺着些烤熟了的肉食，和一瓶瓦罐釀酒。牆上還掛着幾隻風乾了的鹿腿和鹿脯。袁承烈看到這種情形，已確知這裏是焦老前輩所居了。自己看，看那木架上的食物，實非平常人所能忍受，自己雖則放了一半心，可是這一不見兩位老前輩的踪跡，又有些懷疑，焦老前輩夫婦怎竟全離開這裏，這樣看起來，焦老前輩竟遇了意外也未可知。當時袁承烈滿腹狐疑，看了看天色已到了酉末戌初，自己趕緊退出石洞，恐怕焦老前輩回來被他撞見，大不合式，遂把木門給帶好，撥開遮蔽洞門的藤蘿蔓草，先往外看了看，見沒甚麼可疑的情形，自己遂仍然從那

片草徑裏飛奔上對面山崖，自己仍然在那片樹木叢中隱住身形，耐着陣陣寒風，把身上帶着食物拿出來，因為着腹中飢餓過甚，不過聊解飢餓，在這寒風料峭中，吃這種冷食，實在是不宜，可是也無可奈何。當時自己既要留神那對面崖洞，更須留神那兩個雪中人，這時天色漸晚，暮色蒼茫，處處的烟封霧鎖，遠處已竟看不真切，遂坐在這座樹林中，這種時候任甚麼看不見，只有等待月光上來，再察看下面情形，自己一陣陣幾乎不能耐這種寒冷，坐了一個更次，東方月光漸漸湧上來，袁承烈站起來，從樹隙中往外看時，只見對面的石洞一帶，靖疎疎的，看得清清楚楚，就在這時，突見那片藤羅往兩下一分，從裏面出來一人，在月光下看出正是自己捨死生之心的奔了來，投奔的前輩老英雄冀北人魔焦煥，袁承烈驚喜之下，幾乎喊了出來，自己遂閉口忍着，先看着這位老英雄作何舉動，這位焦老英雄出得石洞，在這一帶空暇的地上轉了兩週，隨即轉身向石洞連擊了兩掌，那蔽洞門的藤羅一分，又出來一人，正是那位焦老婆婆。袁承烈越發驚疑，心想自己始終沒離開這裏，怎會有兩人進石洞，自己竟毫未覺察，這真是怪事。自己

遂伏身察看，是兩位老前輩，湊到自己隱身的樹林前。袁承烈是居高臨下，焦老夫婦是在下面，所以說話的聲音雖不甚大，可也聽得十分真切。只聽那焦老前輩說道：「我看時日已然緊迫，他們沒有多日的延遲了，我們最近務要留意，別教他暗中侵入，這一帶的草木，還是全除去，免得障礙着。」

那焦老婆婆却冷笑一聲道：「我看還是留着的好，有這片草木拿他還當作網呢，他只要一到，必藉着這天然的隱身的屏障，察看我們虛實動靜，我們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我們索性就借這片草木反來監視他們。四娃送信說是蕭二蠻子，不僅是他個人來，大約還許邀了幫手，可恨四娃兒辦事太荒唐，就沒把二蠻子究竟邀的是那路的人物，摸清了，看那種來去荒張樣兒，要不是我們信得及他，真不敢再教他出去了！」

冀北人魔焦煥從崖下走過去，又聽他似帶着不屑的口吻說道：「我倒絲毫不走四娃的心，那小子，雖是賊滑的令人沾他全頭疼，可是他却是真得過麻面，瘟佛的真傳，不要小看，就他那身輕功，北派中，就找不出多少是他對手的，莫看他信送得慌張，我倒真

信得及他，絕不會錯悞，只是這小子的頑皮的毛病，依然改不了，方才我看洞裏的食糧像有人動了，你却說我多疑，其實我到不是疑心那對頭蕭二蠻子，蕭二那老兒的短處我是盡知，莫看他功夫怎樣好，他無論怎樣的小心，凡是他到過的地方，多少總要留點痕迹，只要是他到了，諒他還逃不過我的眼去，所以我疑心是四娃兒沒走，他也許是不放心我的事，知道明說是不成，我絕不會容他在這裏逗留一日，他暗暗藏起來，他別的全成，就是餓不起，嘴又饑的厲害，就許趁咱們往後山，來偷嘴吃，你說我猜的許是
吧？」

這時兩人已各據一塊石頭坐下了，那焦老婆婆却仍怔怔的似在想甚麼，這時忽然探了探頭道：「我總覺着你說的固然近理，只是不大甚麼像吧，四娃兒是個忙人，錯非咱們的事，他肯跑到關東來麼？你別太量大了勢，萬一那蕭二蠻子，早來到佛力山，要先摸清了咱們的底，也未可知。我們還是各處搜一下才好。」

這時冀北人魔焦煥似乎心意較比方才活動了，遂點點頭道：「不是我固執己見，實

因爲我對於蕭二蠻子知之較深，所以敢斷定進我們石洞的定非是敵手，我們先到後洞安置安置那個玩藝，索性把他弄好了，免得臨時措手不及。」焦老婆婆點點頭，兩人說着站起來，焦老婆婆道：「你看今夜月色很好，天氣別再緩的回暖了，你這最後一著就要用不上了。」焦老英雄抬頭看了看天空說道：「不要緊，這遼東的氣候苦寒，氣候風向只要一變，就不易再回暖了，你不要以爲天晴了就可以再暖起來，那是絕不會的。」

袁承烈暗中聽著，有的聽清楚了，有的沒聽清楚，大致總明白，暗中詫異，他們預備對付強敵，所說這蕭二蠻子定是自己所見那兩人中的一個，只是那人分明是北方口音，怎麼管他叫蠻子，還有那天氣的寒暖毫無關係，焦老婆婆竟會看得那麼重，這全是非常的舉動，自己倒要看他個起落，忍着深夜的寒風，靜看着那焦老前輩的行動，這位焦老前輩負手來回在洞前空地上來回踱了兩趟。

這時忽的從洞前棘荆叢中颼的飛起一隻蝙蝠，這隻蝙蝠兩隻肉翅展開，足有尺許，焦煥已竟轉過身的，被這蝙蝠飛的聲音驚動得跔足回頭，很不耐煩的說道：「討厭的東西

西，我記得這裏沒有他的窩了，怎麼還有這東西？索性把他除了吧。」焦老婆婆却說道：「咱的石洞已沒有他的巢，免不掉是別處飛來的，何必跟他嘔氣，好歹也是條性命，讓他飛去吧？」冀北人魔焦煥冷笑道：「女菩薩，又把慈悲心勾起來了。何要是想作善人，只怕不容易吧，這座佛力山謹獵戶就有五六十人，這還是些坐地整年倚這佛力山獵獸爲生，那臨時向這裏遊獵的，還不在數。這要論到殺生害命，不知每年得作多大孽，你把這全山的獵戶全養活着不教他們再打獵，那可以少殺多少生，害多少命，善人，活菩薩，你說是不是？」

焦老婆婆氣忿忿說道：「我說了這句淡話，就勾出你這些閒話來，你少多孽吧，有我們這樣善人，世界上全是善人了，你口角上別作孽了！」正說着，忽見那隻找死的蝙蝠又飛了回來，只在這一帶盤旋，冀北人魔焦煥向老婆婆說道：「你看這東西多討厭，這可怨不得我，索性我教他留在這吧。」說着一伏身，似向地上拾了一點甚麼，抬頭就看那蝙蝠，焦老婆婆忙不迭的攔看道：「你看我的吧，我試試手法怎樣。」冀北人魔焦煥

竟縮住了手，也是這隻蝙蝠活膩了，非找死不可。焦老婆婆雖也是縱橫江湖的女盜俠，可是在大江南北綠林道中也作過不少驚天動地的事業，這時怎會見了這麼頭小小生物，就不忍害了呢，這就是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並且終歸是個女流，更兼已到了垂暮之年，火興全銷磨迫盡，錯非是切身利害，引不起殺機了。當焦老婆婆知道丈夫的怪脾氣，無論大小事，向歷不準人攔阻。有時他本是不經意說句話，想做一件事，你若不理他，也許說過就算了，可是若是不知道他脾氣的冒然從旁一勸他，這一來明是可以不作的，他非作不可了。他們這患難夫妻，固然可以另當別論，並且老婆婆也犯不上因為不值的事跟他鬥口，因為他一想打這頭蝙蝠，知道他只一舉手就可把這隻蝙蝠入掌握，自己故意用閑話略一阻攔，不過中心想把這隻蝙蝠驚走了，讓他逃這條命。那知他突然不走，及見人魔已檢起了石頭子，知道他手法過重，一動手，蝙蝠準死。自己不知怎麼的一心衛護起這隻蝙蝠來了，遂說了聲：「我試試我的手法怎麼樣，攔生疎了沒有？」焦老婆婆還是想略打傷了它一點，他還會不逃走麼，說話間一俯身檢了一枝枯樹枝子，信手折了

一段，這時那頭大蝙蝠正在盤旋着重又轉了過來，焦老婆婆喝了聲：「該死的東西，偏來找死！」手一抬，那枝樹枝兒脫手擲向空中，吱的叫了一聲，蝙蝠在空中受傷，往下墜快要到了焦老婆婆的頭頂上，唰的又飛起，吱吱連叫着，向西南飛去。冀北人魔焦煥，哈哈一笑，挑着拇指叫道：「果然名不虛傳，這一下蝙蝠傷的不輕了，你看這不是血流下飛到我手上一點麼？」焦老婆婆搖頭道：「這一說我的功夫可實不行了，這麼打傷這算是巧勁了，我是向它胸腹打去，教他受傷仍能活着，這一來它飛不多遠去準死。」兩人一邊說着，一邊仍然說着話，就在這時，突然聽得西南一帶的黑暗空中，絲絲呼呼的風聲裏夾着一種異聲，似乎像是蝙蝠的叫聲。這時冀北人魔焦煥和老婆婆已竟全聽見了，全止步回頭向空中察看。

只見從西南上忽忽的飛過來一大羣蝙蝠，有三四十頭，大約兩翅展開，足有二尺多寬，小的也有尺許，齊向這曠場飛來。當時袁承烈在暗地裏不禁驚異，心說，這真是向未聽說過的奇事，歷來山林草野，行圍打獵，殺生害命，本是常有的事。要說是殺一頭

野獸，就得防他報復，誰還敢作遊獵的生涯，只是現在這種情形，分明是方才被打傷的蝙蝠，因為無故被傷，勾來同黨前來報仇，若說是適逢其會，沒有這麼巧的，這裏要有蝙蝠的窩巢，還有可說，只是這裏沒有他的窩，這種兩類獸，雖是晝伏夜出，也輕易看不見這種成羣結隊的，眨眼間已然證實，果然這種獸是因要報復來的到了這裏，並不再向前飛，全在半空中盤旋起來。

那冀北人魔焦煥，已然看出這羣蝙蝠來勢甚凶，向焦老婆婆說了聲：「你得留神，這羣東西大約是找咱來的吧。」果然這句話沒住聲，突有四五隻大的蝙蝠往下撲，紛向冀北人魔焦老英雄夫婦的頭面噬來，雖則這種怪禽不是甚麼厲害東西，可是飛的既快，更兼發着淒厲的嘶號，在這深夜荒山，令人毛髮皆慄。焦老英雄見到這種東西，居然這麼可惡，一聲怒叱，往旁一縱，竄出兩三丈去，這四五隻蝙蝠撲空，那蝙蝠羣中又有七八隻，結隊展翅齊向焦老英雄落處撲去，這邊焦老婆婆也被蝙蝠追到，也仗着輕靈的身手，飛身避開，只是儘自閃避，是不成了，這群蝙蝠實比平日所見的凶厲，追噬的一步

不肯放鬆，可是這羣怪蝙蝠算是遇上了尅星，冀北人魔焦煥，見這種東西留着他沒用，除了他也不算殺生害命，立刻檢那撲到近前的揮動鐵爪，立刻擊斃了六七隻，焦老婆婆却也折了一段枯荊條，把欺到面前要咬自己的打的毛血紛飛，覺着這樣足可以驚走了，那知雖是死的死，傷的傷，可是依然猛撲狠噬，冀北人魔焦煥老英雄不禁把怒焰陡熾，大叫道：「這真是氣死人的事，我們連敗時衰，就有這種教你嘔心的事。老伴別教這東西膽一個，你看還了得麼，誰也防備不到他們也能作祟，手底下稍慢一點的，遇這類東西非教他折了不可。」說話間，冀北人魔焦煥條的一俯身，摸了兩塊石子，全有桃子那麼大，突然一合掌，全擊成彈丸大小，跟着往洞門前一縱身，這回退回去有四五丈，天空的蝙蝠想繼追撲，就好像有人指揮似的，這次可好看了，焦老英雄掌中的碎石塊，像連珠彈似的颼颼的打來，石彈絕無虛發，撲過幾頭來死幾頭。可是那位老婆婆也覺着這羣怪蝙蝠秉賦狠戾，自己仍沒像老頭子下狠手，依然用荊條護身，不到近前的不去追殺，焦老英雄可就不然了，因見死亡過半的蝙蝠，雖不像先前那麼猛撲，可絕沒有一隻逃走

的，依然是行退又進，或是在這一帶盤旋飛逐，吱吱的叫的聲音愈發淒厲，這一來更把個冀北人魔焦煥惹得火起。非把這些討厭的蝙蝠殺盡了不可。於是有那沒撲過來，或是撲過來又不逃，只在空中盤旋伺隙而下的，自己索性反追前去。焦老婆婆這時也感到這羣惡蝙蝠實留不得，遂不再顧甚麼殺生害命，手揚處，他這樹枝代箭，手無虛發，可是依然是焦老英雄手底下厲害。手揚處，石彈一出就是三四頭，應手而落，可是這一追趕，袁承烈倒加了幾分危險。有時這位焦老前輩追逐到了崖下，隨手發石彈，蝙蝠逃竄得飛向樹叢時，石彈打入林中，袁承烈躲閃得稍慢，就被石彈掃一下，這種石彈的力量很大，不躲閃開，被打上就不輕，可是又不敢慌張，恐怕一個不小心，形跡就易敗露，這時外面把這羣怪蝙蝠追殺的僅剩了十幾隻，這位焦老婆婆看到遍地鮮血淋漓，和死蝙蝠的東一隻西一隻，賸那被打落沒死了的，尚在吱吱的怪叫作臨死的掙扎，按這種情形，其餘的任憑多麼凶狠，看到牠的同類這樣死亡枕藉，驚心慘目，總該把其餘的吓跑了，那知並沒有一個跑的，這真有些不近情，看着非常怪道，焦老婆婆對這情形就注意了意，不大

工夫，已看出來，原來這羣蝙蝠竟有領袖率帶着。這隻蝙蝠兩翅展開，足有四尺多，身形像個狸貓，兩隻怪眼，兩點閃爍的靈光，兩翅煽動展開，忽忽的風響，時發怪聲，這頭大蝙蝠在先本就在高處，因為他飛到五六丈高，成羣的蝙蝠全在他下面，他叫的聲音雖大，因為有成羣的嘶鳴，所以沒理會，這時蝙蝠已少了，賸了十幾個，只要他叫一聲，凡是往後稍退的，立刻冒着石彈又衝上來撲噬，焦老英雄，焦老婆婆看準了，遂忙招呼道：「喂，你往天空上看看吧，這類東西還有首領，不把他除了可不算完。」

就在焦老婆婆一招呼的當兒，焦老英雄也發現高空有一隻巨大的蝙蝠，也不是這東西已成了氣候，或是趕巧了，就在焦老婆婆語聲未落，那隻巨蝙蝠已竟疾如電光石火般猛撲下來，帶着一股子勁風，挾着刺耳難聽的叫聲，竟到了焦老英雄的頭上，焦老英雄任憑身手多麼好，也有些猝不及防，手中的石丸，恰已打淨，只得往旁一縱身避開，就這麼快的身形，左肩還被這頭巨蝙蝠煽了一下，這時已竟竄出兩丈餘，那巨蝙蝠更是矯捷的出奇，一擊不中，凌空飛起五六丈高，二次撲下，焦老婆婆却乘機發了兩枝木箭，

可是竟被這巨蝙蝠的翅膀輕輕煽掉，這時焦老英雄已撈到所拾起的暗器。這時巨蝙蝠三次撲到，焦老英雄略一側身，抖手就是一石彈。那知這頭巨蝙蝠是狡猾得出人意外，雙翅斜着一抖，已竟橫飛出三四丈去，跟着石彈颼颼的又趕着打到，蝙蝠又騰空而起，叫的越發慘厲，焦老英雄氣得罵聲：「該死的東西。難道我就沒法除你麼？」說話間脚先一點地，身形飛縱起來，用一鶴沖天的輕功絕技，跳起有三丈多高，掌中的碎石彈隨手打出，這頭怪蝙蝠又往右首一煽翅膀颼的一聲，橫撲向右首，冀北人魔焦老英雄猛然憑藉輕功絕技，往下微一沉，不容身軀下落，颼颼連打出三個石彈，竟沒容這頭巨蝙蝠飛逃開，嚙嚙的全打中了，一聲慘叫，墜落地上，果然被焦老英雄石彈擊死，焦老英雄也隨着落在地上。天空上其餘的蝙蝠全逃了個乾乾淨淨。焦老英雄和老婆婆看着地上的腥血淋漓的幾十隻死蝙蝠，皺了皺眉頭，向那頭巨大的蝙蝠落處看了看，只見這頭巨蝙蝠雖是受傷不能動轉，可是不時還作最後的掙扎，一陣陣的兩翅振動，兩隻怪眼一眨一眨的，那混身的肌肉不時顫動，那情形一時還不致死，焦老英雄看這巨蝙蝠怪模怪樣，長的這麼

龐大身形，凶惡的樣子，這時若遇見走單了的人，足可被他咬死。當時這位焦老英雄遂拾起一塊石頭，照定腦袋上砸去，一聲慘叫才算死去。

第五章 蕭蠻威脅女羅刹

老夫婦一商量，把這地上的死蝙蝠，全扔向山澗裏。地上的血污，收了些塵土，滿墊了。這樣費了半個時辰的工夫，才把這一帶收拾乾淨。袁承烈在林木中靜靜看着，雖然山風凜冽，只被這驚心動魄的事，鬧得把冷全忘了，等到這兩位老前輩收拾完，進了石洞，自己才敢移動。只是四肢已幾乎被凍僵，在林木中活動了半晌，才把血脈疏散開。這曠塊中雖是把那死蝙蝠的殘肢斷體全收拾淨了，但是一陣陣山風過處，依然有血腥氣撲鼻。跟着那石洞前微光閃動，籐籠分處，焦老英雄又舉出一枝松枝火把來。火燄熊熊，火光中夾着一股子黑烟。這位老英雄原來是察看地上的未打掃淨的血跡，由那老婆婆拿著一柄棘條綁的掃帚，把地上的血痕污蹟全打掃完了。又耽隔好半晌，才見那冀北人

魔焦煥老英雄，站在那裏，笑哈哈向老伴道：「你看這一晚，倒真是意想不到的奇事。這樣看起來，我的際遇倒是真有些莫明其妙，造化弄人，實在是有不可思議的力量。我這人就是不服氣這種事，我倒要看看天爺就把我折弄到甚麼地步？」老婆婆遂正色說道：「你在江湖道中這些年來，飽經世故，應該把火性全消磨淨盡。不想你是依然是遇事捺不住火興。這樣看起來，你那日說的只要把這場風波闖過去，絕不再存是非場中留戀，要找一處依山近水的地方，買幾十畝良田，終老是鄉，今夜看你這麼易動殺機，那能安享田園之樂。前日所說，不過是一句空話了。」冀北人魔焦煥冷笑道：「你這老虔婆，說出話來真是太以武斷，你怎就看出我說話不算數。我難道就被你看成怎麼不值一顧麼？」這老夫婦一邊口角着，一邊走了過去。袁承烈一看，兩位老夫婦是由打這裏，轉奔後面，奔了千豹峯的轉角處。這時約摸已是四更左右，袁承烈心想，這時這兩位老前輩是往那裏去呢，我索性跟綴到底，倒要看看他們做些甚麼。自己在暗中忍着一陣陣的寒風，穿着一叢叢的疎林密菁，來到了千豹峯的轉角處，那位冀北人魔焦煥，已帶着老伴

兒走出老遠去。那焦老英雄依然持着那枝火把，這種火炬雖是僅用松脂松枝綁紮的，可是極其得用，越是燒到半截，火亮子越大；因為把松脂全燒化子，越有風，火苗子被風拔的越大。袁承烈離着這老夫婦已有半箭地，在這昏沉的亂山裏，遠遠的只這一片烟騰騰的火苗子閃動，倒不怕把老夫婦失了踪。走了不遠，見這老夫婦正是轉入了石洞的後面一帶。不過按着方向說，是石洞後，可是一座高峯的前後，就不下半里之遙，袁承烈看着十分詫異，心想這老兩口子往這裏來，打算做甚麼呢。並且尤其可異的，這一帶這種荆棘叢生的高峯背後，正是蟲蛇怪蟒出沒之處，怎麼走了這麼遠，慢說野獸，就連爬蟲也沒有；真是怪事。又往前走了不遠，更是岔眼了，只見一片較平坦的一座矮峯頭，上面約有二十丈方圓，也不像別處那麼荆棘叢生，大約是已經芟治過，地上只有較矮的荒草沒除盡，已竟能辨的出地上的石路，易放着足。這位焦老前輩竟在這裏站住，隨即向那跟在身後的焦老婆婆低聲說了一句甚麼。隨即將那枝火把插在一塊巨石後，那焦老婆婆隨即從山根下一堆亂草裏，又取出四枝火把來，就着這枝已點着的火把，全點着了，

分插在四下裏，立刻顯得這裏一片清幽微明的氣象。

這時袁承烈已看出這位老前輩必是另有所圖，自己也不敢欺近了，遂在遠遠的看着，還得顧慮着恐怕被他們老夫婦發覺了自己隱身之所。好在雌的稍遠，更兼有夜風吹着，那一叢叢的野草，被風搖撼着，有種種的風聲草聲雜着。袁承烈就是稍有些聲息，也不致被發覺了。這時這位焦老英雄忽站在那一塊巨石後，向那焦老婆婆指指點點的說着話，焦老婆婆立刻點頭答應着。袁承烈站的較遠，連一句也聽不見。僅僅望見兩人指劃，趕着這幾枝火把照耀得光華閃閃，這才更看出這一帶地上，每隔四五尺，必有一堆石頭。石堆也有整塊的，也有碎石塊堆起的，高有三尺上下，全是一樣高矮。這一片的石堆，估計約有六十堆，袁承烈漸漸看出了大概，遂靜靜的看着。

果然這位焦老英雄竟自把兩隻肥大的袖子捲起，從地上拾了一塊光銳的石子，往鞋底上劃了劃，把光石拋掉，回顧向焦老婆婆道：「你怎麼樣，可以陪我去走走麼？」焦老婆婆立刻搖頭道：「我沒有這種本領，你自己練吧。」焦老英雄立刻哈哈一笑道：「你

那是「不敢」，分明是看不起我這兩腿才好，不是你的對手吧，強求不是買賣，我倒教你看看我這初愈的廢人，還不在他人以下。」說罷，立刻把身形展動，腳下一點，颼颼的縱躍如飛往石堆上落去。身勢輕靈迅捷，令袁承烈看着幾疑這位焦老英雄另是一人，絕不會是自己三月前見的兩足拖曳着的情形。袁振武遂屏息靜靜的看，這位焦老英雄是只棟那靠四週的石堆盤旋着，來回已轉了三週。趕到第四週過來，老英雄却用拳勢飛騰縱躍，進退迴環，只用脚尖點着石堆的頂端，可是有幾次落的時候，稍用的力大些，身形一幌，趕緊騰起。踏到三十餘處，袁承烈已看出這石堆上有些毛病了，逢是那一着脚落在石堆上，身形顯着不穩的，那石堆反倒紋絲不動。可是反過來，那身形饒是一縱即起的，有時反倒石堆的尖上倒落下些小石子去。

這種情形已看出內中實有蹊蹺。果然在這冀北人魔焦煥，施展了十幾式後，業已看出那石堆實是暗藏機械。這種佈置，定是想要暗算敵人。在焦也施展輕功提縱術時，萬不會想到這種登石換掌，暗中藏身計策。袁承烈看到這老夫婦的各負一身絕技，還要這

麼處心積慮的來對付他的敵人，更可想見他這敵人必非易與之流了。自己並非過慮，這倒是袁承烈這幾年奔走風塵，無形中增長許多見識閱歷，自己又處處留心江湖上一切的行徑，所以深知江湖險詐百出，賢愚不等。自己多遇一件不平凡的事，就多長一些見識。今夜遇着冀北人魔焦老英雄，袁承烈已經了然一切。這種情形只要稍知雙方的出身來路，武功造詣的，就能看這雙方的心意所在。因為冀北人魔焦煥是北五省的綠林俠盜。有一身非常神武功，平平常常的武林道中人，真少有被他看到眼內。如曾為應付自己的敵人，竟不惜寄身荒山絕頂，已煅煉了一身武功，自己依然不能自信。還要在正式較量之外，更設了這種狡計，懲制敵人的死命，這就是以看出來這位老人雖有一身絕技，尚無十分把握，敵人絕非平常之輩可見一般。

那焦老英雄把這登山換掌神功施展一過，趕到收住式。袁承烈暗中看出這位焦老前輩把這六十四處石堆全踏過，那種不着一點浮燥之氣，內功若非已達爐火純青，絕練不到這種境地。這時這位焦老婆婆却拔起一枝火炬，把這所有的石堆全挨次查看。有的

石堆踏動了的，重把溜下來的石塊兒堆上，內中竟有十二處石堆，與其他的迥然不同。在先只見這位老婆婆用些沙石往石堆的頂端堆積，可是後來才看出這種石堆全是在水漲過，凝結成冰。頂尖上用沙石蒙上，從浮面上看着，跟別處是一樣，只一着脚，就覺出任處多好的輕功，一登上也得栽下來。袁承烈到這時才完全明白了。這是暗用無法着足的石堆來與敵人一拚生死。可是這種佈置任憑敵人有多大的本領，也不易來討了好去。焦老婆婆把石堆全收拾好了，看不出有一點作偽的痕跡，遂把火把的餘燼熄滅，夫妻倆這才轉過了這座高峯，回轉了石洞。

袁承烈仍然遠遠的跟綴着，到了峯根下，石洞外看了半晌，知道今夜不會再有事了。自己可是依然忘不下那雪中人，自己總怕萬一焦老前輩再受了暗算，遂仍然在那對面峯頭上林木中，耐着那颯颯寒風，和難忍的飢渴，挨到天明。天公好似故意來磨礪袁承烈，幫助冀北人魔焦老英雄的克服強敵，自己枉替人家擔了一夜心，這時天上依然陰沉的很厲害，竟自要落雪似的。這時袁承烈所受的苦楚，實非筆墨所能形容。袁承烈雖有

時想起，倘或因為強忍着飢寒，一個支持不住，摔到深澗荒草裏，準死無疑。只是自己若是不能忍受飢寒。冒然的去見焦老前輩，只怕徒惹老人家不快，一定要怪罪我不聽他的囑咐，冒然前來，自己反覆思索。還是以暫忍肌寒爲是。遂立刻在林中運用了兩趟拳術，凍得要僵硬的筋骨舒息了半晌。這才稍覺得筋骨全活動了。自己仍是潛伏在林中，不敢冒然出去。

這時約在黎明時候，因天氣又陰沉的很厲害，濃雲四合，四下裏陰沉沉的，跟傍晚將黑未黑時一樣，這裏尤其因爲貼近了千豹峯，更有重疊的高嶺，就是晴明時候，這一帶因爲遮蔽陽光的地方太多，也是黑暗時候多，只有中半時候才顯着山林道路清晰。袁承烈倒是因爲這種陰晦，自己行踪倒容易隱蔽。自己正在思索着，雪中人若是沒找到這裏來，把道路走錯了，他們直從到的道路走下去，可把自己害苦了，那自己是等的起，可餓不起，再說等幾天不一定，到那時準得弄個裏外不夠人。想到這裏，不覺心裏急燥，正要往林外走。忽的聽得自己隱身的林外似有異聲，這就是練武功的耳音有特別的聽

覺，絕非一般平常人所能企及。

袁承烈順向發聲的地方查看，只見在五六丈外一片一人高的茂草，唰喇一聲響，跟着從茂草中閃出兩人。身形極快，不過一瞥間，又因為這一帶景色陰暗，看不真切，並沒看出這兩人的身形面貌。跟着隱在臨近巖頭的地方。袁承烈心裏很是着急，自己怎的竟沒看清。這時竟不知道兩人是否還在這裏，或是已從荆棘叢中撲向洞口。這時也不知道前輩已睡醒了沒有，別再遭了人家暗算。正在焦燥的當兒，忽向巖頭那裏發現兩個人的踪跡，這才看出來果然正是那兩個雪中人。

當下袁承烈精神一振，隨即潛身隱跡，到了那巖頭不遠荒草叢中。這時那兩個雪中人飄然來到巖下。跟着在這一帶畧一察看，隨即撲奔了那籐蘿掩蔽的石洞。袁承烈心想。天亮了這癩半晌。他們老夫婦應該醒了，莫非洞中黑暗，還疑心沒亮麼？真要是這樣，只真誤事，自己怎好不設法，帮他個小忙，只是這兩箇雪中人的武功造詣，全非平庸之輩，自己一個應付不好，就許弄個勞而無功。

這一遲疑，才發覺這個雪中人趕情尚不知那老夫婦就在這裏。果然兩人順着這石洞，仔細查看了半晌，似已看出些形跡，但還不能決定。遂又俯身，把地上查看一過。忽的兩人指着地上，低聲說着說，漸漸到了那掩蔽石洞的藤蘿前，那少年竟自直找到那浮按的藤蘿前，伸手把那片藤蘿掀起，竟自發現了那石洞。果然洞門緊閉，情形頗似那焦老前輩還沒起床。

當時那少年用手推了推石門，回頭看了看那個年長的，彼此一作手勢，似要先向左右再看看形勢。就在一怔的當兒，見那洞前被掀起的藤蘿一陣顫動，鏗鏘的全從上面斷落下來，眨眼間掩閉洞門的藤蘿全堆在石洞前。

這兩個雪中人，一面抬頭向上察看。那知那高處的藤蘿竟有長及十餘丈的，也有蔓生入石隙的，上面這段石壁，凹凸起伏不平，往上看不了幾丈，就被突出的巖石阻住視線。這樣兩人見看不出是怎樣斷下來的；可是那個年長的雪中人，此時却又履着一個紫藤蘿，往頭上察看。趕到履到了藤蘿的頂端，不禁皺了皺眉頭。向上又抬頭看了看，又

向那少年一揮手；看情形是令少年離開石洞門口，恐怕石洞上面隱藏着人。

就在這剎那間，猛聽得石洞上面，最高處骨喙喙聲若雷鳴，跟着坪然一聲巨响，那石洞前像是落了一陣雨似的，碎石紛飛。那年長的雪中人猛喝了一聲：「飛步後退！」跟着就見這雪中人忽的往下一矮身，成蹲耠騎馬式，雙手往上一翹，上面這時竟滾下一塊巨石，悠的一下，眼看碰到了這人頭頂上。這雪中人雙掌往上一托，嘿的一聲，雙臂一振，這塊方圓有四五尺的巨石頭，被這雪中人給托送得離開他頭頂。轟的一聲，落在距洞門六七尺的地上；砸的這一帶山石全發了回聲，濺得地上沙石紛飛，彌漫洞前，成了一片烟霧。那少年已退到洞旁丈餘外，此時面目變色。巨石落地之後，飛縱到那雪中人面前。

袁承烈也驚得目瞪口呆，幾乎吓出了聲。因為這塊巨石重有千斤，憑這雪中人竟有這種神力，真是意想不到的事，自己深為詫異，這人內家的功夫練到了火候，竟有這種不可思議的情形。

那雪中人已竟退了兩步，抖去了身上的塵土。那少年也湊過來，雪中人眼望着石洞的上面，一陣冷笑，猝然發話道：「好個鬼孫，事到如今，這跟我弄這玄虛，太以無味了！你這塊活魔，有甚麼鬼吹燈的主意，儘管施展，我被你躲到甚麼時候算完！」

袁承烈隱在暗中，見雪中人說這話時，臉上那種冷笑，隱含着一片殺機，教人看着可怖。就在袁承烈略一怔神的當兒，突聽得石洞上面竟有人應聲：「畜生，你是真討厭，好心好意的任你逃命，你偏要找到我的面前送死。我若不把你這兩個狼鬼子弄死，你也不知我的厲害。」說到這里，語聲戛然而止，上面唰啦一響，從最高處落下一根枝葉密的巨樹。這棵樹因為樹過重，墜下來和山崖石壁磕碰摩擦，枝葉碎石，紛紛如雨，任憑雪中人身形輕快，躲的開樹，那碎枝碎石到底落了他一身。

雪中人勃然大怒道：「鼠輩欺人太甚，難道我就這麼任你猖狂麼？」

說到這里扭頭向那少年說了聲：「把守洞門，我倒要看看他是怎麼個出類拔萃的人物。」說話間，這雪中人已騰身躍上了對面的石洞上，施展開輕功絕技，登着那壁立無

所攀援的崖石，輕似狸貓，快似猿猴，眨眼間已上去幾十丈。

這雪中人也算是胆大包身，這裡往上去的並沒有攀登的道路，就是在平時，沒有阻礙，不是有輕功絕技的，也不易上去。何況現在上面明明的已有人暗暗埋伏。這雪中人竟似有恃無恐，決不把暗算放在心中，輕登巧縱，又往上搔升了四五丈。上面唰唰的一陣響，敗葉枯枝，泥沙碎石如雨，劈頭蓋臉打來。雪中人哇的一聲長嘯，震得林木蕭蕭。橫着一幌身，往左竄出去有一丈五尺，身形也沒看出怎樣使力，已然立在佈滿蒼苔蔓草荆棘蓬蒿的石屏上，這次斜着往上竄，忽左忽右，忽遠忽近，上面的木石雖也不住往下打，可是越是雪中人快到了上面，那飛來的木石土塊越少。

袁承烈竭盡目力，見這雪中人似已搔升到極頂，自己十分驚異：這人好厲害的身手，莫怪焦老前輩那麼全身的武功，尚且那麼謹慎提防，足見敵人的來路，早在他們老夫婦意料之中，這時上面情形已看不甚真切，只渺渺茫茫的，可是上面絕不見第二條人影。

這雪中人把這上面排搜一過，絕不見有甚麼敵人的踪跡，只找着了方才推下巨石的痕跡。跟着這位雪中人似乎怒叱了一聲，也聽不出他是說甚麼，跟着縱身下來。隨即向那少年一點手道：「這塊冤頭。太已欺人，我們要不是因為江湖道上的規矩，得先禮後兵，真就得給他個伸手硬抬，你向前叫門，我這人就不信這個。看這情形，他定已早得着咱們爺們來的信息，必已設下埋伏，或是邀了外援，我們本當先察明他的虛實動靜。現在講不得，我倒要看觀這塊魔頭有多大道行。」

那少年諾諾連聲，這時石洞門的障蔽已去，那木門仍然緊緊關閉着，少年竟向前叩門，手舉處，那扇木門吱吱一響，竟自往裏縮進去。少年不由的倒往後退了一步，只見這洞門內有人發話道：「我這窮山野谷，難道還有貴客光顧麼？」說話間往裏慢吞吞的從裏走出一個老嫗，正是那焦老婆婆。這時袁承烈看着到也是一怔，只見這位老婆婆，頓時變了一副形容，好似老得更甚，已竟步履蹣跚，手中這拄着一根漆黑的木拐杖，目光呆滯，鬚髮如霜，罩着青絹包頭，一步挪不了四指，顛巍巍的來到了這位少年的近前。

抬頭看了又看，似乎老眼已花，很帶驚詫之色的問道：「呦，小夥子，年青青的，你怎麼也幹這種殺生害命的勾當。小夥子，別嫌我這有年歲人嘴碎，你這個年歲，幹甚麼去，也得吃好的喝好的，何必非幹這個不可。你也看見過那個打獵的得個好收源結果，不是把命送掉了，就是落個殘廢。你這一定是迷了路，錯走到我這來，這還算你的幸運，倘若你走到後面亂山裏去，遇上豹羣，小夥子，莫說你僅僅一個人，就是有個三五個人，也是白送掉命。你來到我這里，也是緣法，我給你找些食物吃了，我指給。……」

這少年早已聽得不耐煩，聽出他錯把自己當作獵人迷路，這麼不容人說話，盡聽他一個人的。那雪中人在數步外站着，却是一臉不屑聽他的顏色，斜睨着這老婆婆，袁承烈暗中看的真真切切，那老婆婆却是眼皮也不撩，還要往下說。少年忙攔着道：「你別跟我們裝顛頂，我們認得你，你在江湖上橫行了半生，積案如山。慢說你還是本來臉目，就讓你變裝易服，變姓易名，也不過騙那山居的獵人，和樵夫牧子之流，你想來瞞我們，只怕不大容易。現在我們是打開鼻子說亮話，誰也別跟誰弄玄虛，我們此來的意圖

，諒你盡知。現在請你們賢伉儷，把我們兩造的事弄個清楚。你想用這種拖延敷衍的手段，來對付我們，那是妄想！」

少年說了這番話，焦老婆婆絲毫不為所動，冷然說道：「你這小夥子好生無禮，我老婆子這般年歲，跟你說若許好話，你怎的倒這麼拒人於千里之外，我真是對驢操琴了。」少年才要發話，那雪中人突然轉到面前，大聲說道：「羅刹女斬三娘，別來無恙，你還記得二十年前齊東舊友蕭老二麼？我與冀北人魔焦老兄結下樑子之後，只知道我上了池的大當，沒料到他背後，給他主持和我較量的，究是何人？直到近日才知道趕情我焦老兄的賢內助，竟是齊東舊友，這倒好了，有斬三娘你在場，我們這場事，更好解決了。」

這時那焦老婆婆面色一變，自己以為這前來的仇家並不認識自己，遂假作不知他們的來路，想要仍按着焦煥的主意來戲弄他們一番。那知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是這蕭二蠻子竟是當年齊魯境內一時誤會成仇的人，這一來，不由愕然，詳觀了一會，立刻把方

才那種戲弄的神色一斂，原來蕭二師傅，這才真是人生何處不相逢了。我這老眼昏花，真比不上老英雄的目光如剪，事隔這多年，居然不把我這老村嫗忘掉，真是令人佩服。只是蕭老英雄乃是武林前輩，此次駕臨荒山，實是我這兩個魔人之福。我自從聽得我們當家的說起，我們開罪於玉九覺羅，竟又驚動了江南武林國手蕭老英雄出頭，爲這權貴獻殷勤，和我們爲仇作對，這一來我們自知再想着洗手江湖，埋骨荒山，也難得如願了。可是我想着教我們這當家的索性成全成全蕭朋友你，教你成名露臉。拿我們這兩個無用人的血，換蕭朋友你後半生的衣祿食祿，這也真值得。蕭朋友，你應該怎樣只管吩咐，我們唯命是從了。」

焦老婆婆這幾句話說得十分苛毒，這一來那蕭二蠻子面色倏變，隨即說道：「齊東舊友，你這種話，我蕭老二可不敢接受。我們全是江湖道上人，誰也用不着逞口舌之利。要說我蕭老二賣友求榮，那可有些冤枉了好朋友。我也不敢平白的就接受。我要是那麼對待江湖朋友，我也不至這般年歲，依然爲人作牛馬，怎麼也可掙下養生送死之資。」

如今我仍然是兩肩荷一口，與初入江湖時，差不了甚麼，我被誰所累？自然有人明白，你們賢伉儷只願逞一時的小忿，不爲我蕭老二稍留地步。幸虧我三十年來所作所爲，還有人看的明白，那件事稍微的含糊一點的，陷身囹圄，這輩子那還有生出獄門之望？老友你也得反躬自問，是你們撒的風火過多，還是我逼人過甚，請老友你說一句公道？」

焦老婆婆微微冷笑道：「蕭老英雄，現在無須乎再說這些理論的話。官打現在的，我只請示蕭老英雄，此來本意，我們也好敬謹受命。」蕭二蠻子道：「齊東道友，我此來實不知二十年前的老友，我只專誠拜訪焦老英雄而來，無論如何，也得見了焦老朋友，方好講目前所要解決的事。這可得請老友你多多原諒；恕我蕭二這種無理的要求。老友，你能答應我麼？」焦老婆婆慨然說道：「哦！你還得要我們這個待死荒山，行將埋骨的老夥伴，一同匍匐玉九之前，受他那慘無人道的非刑拷問，才肯平心麼？唉！蕭老英雄，得放手時且放手，得容人處且容人。我們是何如人也？蕭朋友你是怎麼個人物，我老婆子也無須再費話。我夫妻一對，不值一顧的老厭物，對於他人這樣的逼迫，我是否就

能甘心忍受，諒你也明白。不過事辦來人，誰讓是我們老朋友來的，我只得委曲求全。教老友把這場事圓上。我自己陪你走一遭，也足可以了結這篇賬了吧？咱們是板上釘釘，說了就算。你來到這里，我那能不稍盡地主之誼？山居可沒有佳肴美酒來供客，略備薄酒，咱們稍作盤桓。你說幾時走，我絕不稍作遲疑。老友你看這已竟是對的起你了吧？你要體恤我們那老伴兒是殘廢人哪。」

蕭二蠻子聽了，不由沉吟，過了一會，臉上立刻現出一種神秘難測的顏色，呵呵笑了一陣，向焦老婆婆道：「我多謝齊東舊友成全我的盛情，我不是土牛木馬，那好不遵從你的捨命全交的妙計？我只是有一點對不過你們賢伉儷的地方，就是請你成全人成全到底，那十粒寶珠得請你先交出來。我要拚着這條老命，在玉九面前力保；教你們賢伉儷從此再無牽連。有場天大事，有我蕭老二一人擔承，我把這條老命賠上，也算着了。我蕭二蠻子雖是幹的微賤行當，尙還知道行事磊落光明，不愧於天，不作於人，絕不是盡爲自己打算，不管朋友的死活。現在我們把話說定，任憑再有天大禍，有我個人擔承

，絕不再帶累你們。我這種辦法是不是夠朋友？請你們自己付量。我想這麼辦，總比你們夫婦到案打官司強得多吧？」

當時蕭二蠻子這番話說得倒是足夠朋友。可是那焦老婆婆仍是神色冷冷的，向蕭二蠻子道：「怎麼，我想不論到了那裏，也是罰了不打，打了不罰。這種案子要是把正點給圓了案，不能不算奇功一件。那十粒寶珠，我們倒想着給你們圓面子，只是對不住，十粒寶珠早已出手多時。就是把我們送到魚陽市口，我們也沒法辦。這只可請你蕭老英雄多擔待。給我們維持到底，我看國家王法雖厲利，也得講人情。我個人頂着到案打官司，難道還有甚麼不能交待麼？蕭老英雄亦得明白，任憑怎樣得難，吃進嘴的東西，拉得出來，吐不出來，教我老婆子有甚麼法子呢？」

蕭二蠻子登時把面色一沉道：「好！齊東舊友，你這可叫不開面了。咱們全是寄身江湖道上，處處應當以信義待人接物。我是虛懷若谷，歷來全替人設身處地想想。我只請你們賢伉儷把原贓交出來，不用你們再到案打官司，也就狠夠朋友了。若是依你那麼

講，只要有個人頂着到案一走就行，我蕭老二也就不闖這次了。擇下遠的說近的，莫說這次沒有正點，這場官司圓不上。就是正點到案，那原賊不能追回，我蕭二鬢子總然想爲朋友盡點力，只怕也力不從心。那個只有請你們賢伉儷多受點委曲，雙雙一同隨我到案打官司。這種事，咱們不用細說，誰也別容心跟誰狡展。我是顧全友誼顧不了公事，顧了公事，顧不了友誼。沒別的，你既是有心成全朋友，何妨成全到底？至於說甚麼十粒寶珠已然出手，我實不敢深信。請你還是念存江湖道上的信義，把十粒寶珠交出來。那一來兩全齊美；你們若是不爲我設想，那只可對不住好朋友。十粒寶珠既不在話下，我也無法過專深究，惟有請你們賢伉儷隨我去見玉九，免得教我做出對不住你們的事來，教江湖道上也笑話我蕭老二逼人太甚。至於你們賢伉儷到案後，是否願意在那里小住，或是立時脫身，全在你們自己了。我把肺腑的話全說出來吧！像你們賢伉儷這種身手，到了玉九那里，只要我蕭老二不再多管，諒他手下那班人還沒有敢跟你們一較身手的。你們若想走，誰又留得住你們？光棍怕掉個兒，你們也替我蕭老二想想，我此番到這

里來，是但分有一線之路，可以推展拖延，我也要使盡了。只是現在在本主兒已竟絲毫不能容忍；我若再沒有個交待，只有蕭老二替你們打這場官司。你只要看着那麼辦對呢！請你不要再教我蕭老二爲難。請你們辛苦一趟！」說話是一步比一步緊了，飛就豹子偷聽私窺，聽了個毛骨悚然。

但見焦老婆婆把兩隻深凹的眼光一瞬，立刻冷笑說道：「這一說我們非得到案打官司不成了？哎呀！這件事我老婆子可恕不能應命！老朋友，不是我們不肯隨着你去，也不是我願意連累朋友，無奈我二老年紀太大了，人不濟了，心想充光棍，已然不能夠了。只爲我們當家的自從在冀北負傷之後，已是九死一生。經我竭盡全力醫治；雖勉強能行走，只是形同廢人，下盤的功夫已散，武功全毀了，就是多走些路，全不行了。這樣人那好教他再到案打官司？並且他也不能長途跋涉，難道還有用八人大轎子抬着罪人去的麼！依我看蕭老師你作人作到底，還是請你成全成全我們老夫婦，蕭老師若不忍看我打這場官司，我們絕不能坐視着老英雄的危急不顧。你倘若把我們放出羅網，我們必能

教你平安歸還鄉里，享受暮年太平歲月，雖不教你作富家翁，總可教你衣食無缺。這樣一來，彼此交情無傷，蕭老英雄，你成全了我們夫婦，我們有生之日，全是蕭老英雄你賞賜的。我的話已說頂到這里，行不行的，只可這麼辦了。蕭老英雄，你在大江南北，山左山右，諒來也有個耳聞，可是這個話說出來教人笑話，好漢不提當年勇，我如今已竟年屆古稀，行將就木，不應該再題舊事。只是你我全是武林舊友，可以不在此例，想當年我在江湖道上，凡是我羅刹女所對付的，全是成名的英雄，武林的能手。可是我歷來作一件事，只要打定了須那麼辦，就是有多大阻攔，我也要把他作成了。有阻礙我羅刹女的，我誓與之週旋。不到了他俯就我的意思，我絕不能罷手。現在老了，想那麼作，精力氣血全不給我作主了。我那還敢那麼任性。現在只有請我們武林老友，蕭師傅捧捧我這威名空存，實力已不如當年的老貧婆，把我所說的話給我照辦了吧！」

蕭二蠻子一聽這羅刹女斬三姑，說出這種無情無理的話來。怫然說道：「齊東舊友，你這番話可錯了，咱們這麼說吧！倘若不是我來的，換到旁人來請你們夫婦歸案，你

們該如何呢？我們全是江湖道中人，誰也不能和誰說空子話。只要自己的事情犯了，有好朋友一到，應該一句話沒有，跟着人家走。腦袋掉了，不能皺一皺眉頭。像你們賢伉儷這種人物，還會做出含糊的事嗎？現在我既然劃出道來，你認爲合乎情理，就請你成全我蕭老二一場。若是認爲我這主張不合，也請你們賢伉儷畫出個道兒來，我蕭老二決不能說出掉牙栽跟頭的話。」當時這蕭二蠻子一番話似是入情入理，那焦老婆婆此時倒頗有些狡展，不說情理話。此時被蕭二蠻子用話逼的頗有些着惱成怒，把那雙怪眼一翻，向蕭二蠻子道：「蕭老英雄，你這可有些逼人過甚了，我們要是願意到案打官司，何致等到現在？只爲我們歷來最恨這班貪官污吏。如要是換他們前來，嘿！不怕蕭老師傅你見怪，只怕只有來路，沒有去路。我看還是好朋友來了，我們倒還得稍盡地主之誼；若是換到他人，豈不反失了江湖道的義氣。」蕭二蠻子此時實有些擦不住火興了，立刻面色一沉道：「希望你不要這麼固執才是，我這番好意本想把這場事在我手裏了。就是你們夫婦一身的安危，全由我蕭老二擔承。可是頂到現在，我把話說盡，你置若罔聞

，教我也沒法可想，只有請你們自己斟酌。這件事是勢任必然的，就只有兩條道；一面是把那十粒寶珠交出，一面是若沒有原贓，請你們賢伉儷判案。把我的責任交待了，我絕不作賣友求榮的事。這兩條道若是全不能依從。沒別的，咱們只可把交情器開了，公事公辦。我此來不能把焦老前輩請出去，我沒法維持面子了，只有跟老朋友們一同埋骨碎身。」

蕭二蠻子說到這裏，聲色俱厲。這一來兩下裏已竟漸漸的有些透露鋒芒了。袁承烈在暗中看着運動也不敢動。聽到兩造把所有的事漸漸從口風中露出真象，袁承烈此時才知道，敢情這位老婆婆竟是當年名震江湖的女盜俠羅利女斬三姑。這位女盜俠當年在江湖路上，不論綠林道，武林中的威名人物，全要懼他三分。袁振武當年在太極丁門，曾聞了老師說過。這羅利女以一箇女流，隻身闖江湖，負着一身絕技，手底下一對雞爪雙鏢，有神出鬼沒之能。女流中用這種兵刃的，是絕無僅有，羅利女竟用這兩柄兵刃和二枚三稜透骨釘，把綠林道中多少成名的怪傑，全送了命。這位獨脚女盜在齊魯一帶，

威名震草野，直到中年，她忽然銷聲匿跡，後來才聽人說，她已嫁了冀北人魔焦煥。這一來兩個江湖怪傑湊在一處，更如虎添翼，更不知江湖道上要多出多少驚天動地的事了。可是事實竟不是這樣，女盜俠自從離開江湖之後，再沒聽人題起。有時冀北人魔焦煥，在大河以北偶然一現形踪，可是仍和他先前一樣，是獨腳大盜，自己作案，並沒人幫助。

這一來傳說紛歧，就有說是女盜俠並沒嫁了冀北人魔，可是那冀北人魔生性怪癖，他雖得這麼個賢內助，可是他絕不肯借重他太太的力量，反倒不教維利女重在江湖道上闖，所以這名振一時的女盜，嫁後倒謹守閨範，不再出頭了。這話也是大家的揣測，誰也得不着確信。那知道這位維利女暗中依然揀那值得一顧的，猝然下手揀一回，可是江湖上輕易見不着她，想不到她竟幫着她的外子冀北人魔在暗中狠作了幾件驚天動地的大案，直到後來，冀北人魔焦煥一舉飽載，夫妻倆這才洗手江湖，潛踪避禍。只是據平常的江湖道上說，他們是應該一了百了。只要一洗手，過去的一切事全算完。不過他們這

兩個怪傑，這禍事惹得太大，這案內並有十粒價值巨萬的明珠，被這冀北人魔盜走。這事主又是朝中勳貴所謂玉九爺，爲這十粒明珠，已竟壞了許多官吏。許多有名的捕快，依然把這兩個正點撈不到手。

直到數年前，從兩江總督那里要來這個名捕快蕭二蠻子，才又重新海捕起來。這蕭蠻子是江南七省最有名的捕頭，有一身絕技。平常的案子，休想他伸手，你就是強迫他，也不過是虛應公事。並且就是案情重大，作案的夠得上江洋大盜，這蕭二蠻子還得看看事主是否好人。要是奸商劣紳，貪官污吏，他還是不辦。就是你的勢力壓着他，他寧可受到處分，也不肯給你十分出力。這樣的作事，雖是毀在他手裏的巨盜不少，依然題起來令人敬服。這冀北人魔焦煥在北省作案，跟蕭二蠻子毫無沾染。羅利女靳三姑，也是在齊魯豫燕一帶作案，和蕭二蠻子也是素無嫌隙。

焦氏夫妻頗有俠盜的行徑，論起蕭二蠻子的行爲，對於這兩位俠盜的事，對於這兩位俠盜的事，本不能管。無奈案子牽連的太大，竟自毀了許多武林中的朋友。蕭二

蠻子又因爲玉九爺卑禮厚幣的一再懇求。這才答應了。自己這一伸手，竟是惹火燒身。要不是早把對手認作強敵。幾乎死在了冀北人魔焦煥和羅利女斬三姑手裏。只是冀北人魔羅利女這兩個勁敵，雖是出力來對付這名震中原的老捕快蕭二蠻子，終於在江湖道上也無法立足。這夫妻兩個自入江湖以來，這算臨結尾栽了個大的跟頭。那次兩下裏朝了相，依然只是冀北人魔一人，羅利女仍然沒露面。直到這位蕭二蠻子用了撒手的招，施展內家掌法，運內力來傷了冀北人魔，於是雙方反顏成仇。羅利女當時雖沒露面，在暗中却早釘着蕭二蠻子。此時忽見丈夫遭了人家毒手，遂也不再留情，用她那百發百中的三稜透骨釘，三環套身的打法，照敵人發去，任那蕭二蠻子身手怎樣矯捷，終於中了羅利女兩釘。

這一來，羅利女算是救了丈夫，可結了大仇。他們算是各走極端。這位蕭二蠻子也是從打作捕快以來，也是頭一回栽跟頭。這次跟這個冀北人魔焦煥算是結下不解之仇。他定非把這名震江湖的巨盜扳倒了不可。遂在玉九爺面前請了限，自己要破死命的把這

案圓下來。後事如何請看下集。

後記

蕭蠻抗辭追賊，焦老婆婆遜辭推託，十粒寶珠不肯交出，不亦不肯偕往到案。蕭蠻大怒，勢將動武，而冀北人魔焦煥出現，情懇蕭蠻入洞進酒，終則較技以定紛爭。蕭蠻與徒申凌風先出，焦煥夫婦隨行，乃凌空鬥拳於冰山。蕭蠻中計，焦煥亦負內傷。申凌風忿欲與敵拚命，蕭蠻阻之，對焦婆誓言，容再相見。竟飄然而去，焦婆捫心長喟，知非了局，後患方長。飛豹子乃上前求見。



定價國幣 一元五角